

文化新潮

要目



我們的希望.....	虞開陶
正視雲南文化的前途.....	頌陶
自由的使徒擺倫 (人物評介).....	徐嘉瑞
我的母親居里夫人 (傳記).....	鑑遠譯
樂府管窺 (學術研究).....	李公治
郭沫若先生的史劇 (作品介紹).....	虞籍
懷念 (散文).....	柴燧川
三個小婦人和我 (小說).....	瑾澄
美國的大學城——綺色佳 (海外來鴻).....	P J
北平通訊 (地方印象).....	李光亮

第一卷、三期

是明文化出版

文化新潮 一卷·三期 目次

我們的希望	虞問陶
正視雲南文化的前途	頌陶
自由的使徒擺倫(人物評介)	徐嘉端
我的母親居理夫人(傳記連載)	鑑遠譯
樂府管窺(學術研究)	李公治
郭沫若先生的史劇(作品介紹)	虞籍
幻想的疾病	文波譯
懷念(散文)	柴燧川
舊夢錄(散文)	穆濤
詩之頁	弩末·慶達
三個小婦人和我(小說)	瑾澄
美國的大學城	綺色佳(海外來鴻) P J
北平通訊(地方印象)	李光亮
路燈	慶達

長江實業銀行

總行分處地址

總行	昆明護國路三八號
上海分行	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
漢口分行	漢口楊子街延昌里三號
天津分行	天津羅斯路一三三號
重慶分行	重慶第一總領市場
成都分行	成都善後北三街四九號
蘭州分行	蘭州益民路五八二號
下關分行	雲南下關振興街五六號
內江辦事處	四川內江朝陽路五一號

業務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儲蓄	現貼	代收
款項		

我們的希望

虞 問 陶

本刊創自去年初夏，僅出了兩期，當時因登記證尚未領到，奉命暫行停刊。現在登記證已蒙內政部發下，復刊的時節，剛在今年開春，「努力事春耕，」我們趁此大好春光，再努力一番，或者能够在推進雲南文化上，稍有一點裨益，也就是我們最大的期待了。

雲南文化為中國文化之一環，很難得把它分割了來講，因此要談雲南文化，就必先看一看國內文化界最近的情形。自抗戰勝利以後的中國文化有了一些什麼進展呢？說起來真要令人慨嘆，令人悵惘！

固然我們不可否認，這中間依然有多少文化界的先進在作着各方面的研究，也有了相當的貢獻。但這畢竟是不多的，普遍的情形並不如此的。

因為我們要談文化，不僅只談「文化人」圈子以內的所謂「文化」，更須注意到社會上廣大大眾的文化生活。因為那是對於我國的前途，有更大的影響的。

我們廣大衆多的同胞們今天是有着一些什麼讀物呢？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黃色書刊的抬頭，由上海什麼馮玉奇，什麼顧明道的肉麻小說，什麼海光海濤的四方小報大量銷起，以至各省風起雲湧的地方小報，都擁有着若干不同的看客。這裏有的是「趣味」，有的是「輕鬆」！有的是少女被人強姦的趣味，有的是明星小姐自殺的輕鬆！把別人的血與淚織就了編輯先生和其看客們的趣味與輕鬆！於是「流風餘韻」還傳染到了一部份日報的副刊，做副刊編輯的朋友往往要受到報社當局的囑託：「再來得趣味一點，再來得輕鬆一點吧！」為了爭取銷路，他們不惜以低級的趣味迎合市民層的胃口，於是而全國上下瀰漫了一層黃色、一般人習以為常的讀物的閱讀，它代替了以前一切的通俗讀物，就這樣無聲無息的麻痺了中國國民的精神，就這樣無聲無息的腐蝕了多少青年的心膈！我們在此不得不嚴正的指出，這的確是中國文化的一股逆流，一種最惡的傾向！固然也有人自以為是要這樣才有銷路，就證明了是為讀者所需要，所喜愛，因此編辦黃色書刊，「是在為人民服務」，這不用說，是一種強詞奪理的詭辯，因為文化的作用究竟是在領導，不是迎合，是在求國民精神的向上進展，不是要國民精神的向下墮落！我們誠懇的希望這些黃色書刊的製造者們略為覺醒一點，既然要弄書刊，態度就得嚴肅一些，作為一個中國人必須有點為人應有的良心！如果專為銷路，不妨做點別的買賣，只要是正常營業，倒是於人無損的！因為黃色書刊若再

南京圖書館藏

極度發展，其結果是不堪設想的。至於在比較上層的文化圈內，最壞的一個趨勢，就是復古的傾向。新文化運動已經進展了二十多年，許多學者已經在用新科學的方法從事研究，國外文化的進步已經令人可驚，偏偏我們國內的一些大人先生，還在高談「國學」，主張讀經，尋章摘句，學習文選，說來真令人有「不知生於何世」之感！最妙的是居然今日還有人自命為「乾嘉學者」，反對新學，沾沾自喜，這在我們，實在是只好以「木乃伊」視之了。復古的先生企圖把歷史倒拉回去，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但無疑的，它至少會淆亂視聽，阻礙了文化的向前進展，所以我們是不得不特別把它提出來批判的！

至於一部份從事新文化的朋友，我們在此也頗進一點忠言，固然今天大家都須向廣大的社會和人羣去學習，但我們以為書總歸還是要讀的。但近來的情形是許多朋友都束書不觀了，這實在也是要不得的，因為好書是許多前人和今人經驗和心血的累集和凝結，它可以有着極其豐富的營養的。不讀書的結果，使大家孤陋寡聞，淺薄空疏，害了很嚴重的貧血症，自己還不曉得。也給予了反動的復古派以攻擊新文化運動的藉口。所以我們在此誠懇望所有從事新文化運動的朋友，努力作各方面學術的研究；我們得向廣大的社會人羣學習，可也得選擇的向健康的書本學習，我們不要空疏，要充實。

說到本刊的朋友，大家不過是一些公教人員，既無什麼「背景」，也無什麼「經費」，只不過都曾經吃過幾天書，見過一點事，本於做人的良心，自己抽點腰包拿起筆，沒有稿費，沒有編輯費，我們不需要任何物質的報酬，我們自願向社會盡這分義務。

但我們得聲明的是這裏沒有低級的「趣味」，沒有無聊的「輕鬆」，專門為尋找或官的刺激的朋友，看到本刊是要失望的。我們擠出來的即使夠不上說是牛奶，可也是上製的豆漿，是同人們流着大汗一步一步磨出來的，裏面絕無毒素，可以放心飲上幾碗。在缺乏乳汁的時節，也或者可以餵養一下營養不良的孩子的！

我們既稱「新潮」絕不復古，而且在必要時，我們說不定還要企圖把歷史倒拉回去的復古者以無情的打擊！本刊縱然有論及舊文化的文字，也絕對是站在整理、研究、批判的立場，至於舊文學的創作，我們是一律謝絕了！

本刊同人絕對不敢以什麼「導師」自居，我們希望「但開風氣不為師」，只要有助於新文化的進步，有助於新中國的建設，我們就做一塊墊腳的石頭，也是心甘意願的。

我們熱誠的伸出我們的手來，希望我們的讀者諸君，不論在校求學的，已經失學的，在社會上服務的，我們希望做你們的一個忠實朋友，在歧途中，在摸索中的，我們送你一支火柴，給你一點光，給你一點熱，一點鼓舞一點希望！只要廣大的讀者諸君能認我們為一個朋友，大家精神生活上起了一點共鳴，也就是我們最大的希望了。

正視雲南文化的前途

頌陶

雲南地處邊陲，開化較晚。雖然還在莊嚴開演時就已經和中原內地發生過交往的關係，但那時的雲南文化，本質上還脫不了濃厚的土著色彩，和進步的中原文化比較起來，當然是瞠乎其後的。後來經過歷代政治軍事的演變，內地遷徙來滇的移民日愈增多，原來土著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大有變革，原來的固陋文化也才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響，逐漸地有了比較開明的進步。

鴉片戰爭後，西歐思想如火如荼的輸入中國來，中國的社會，在這一大影響之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經過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些劃時代的震撼，古老陳腐的中國，才從封建的泥淖中被拯救出來。沿海諸省，因為首當其衝，社會文化，乃得蓬勃發展。雲南則因僻處西南一隅，交通梗阻，不啻時代的暴風雨如何巨大，受到的影響卻很微弱，社會文化依然十分蔽塞。民國成立以後，雖也曾有護國，靖國等光榮的史蹟，但一般地說來，雲南社會文化，卻始終停滯在封建落後的階段裏，並沒有能夠配合當時時代的進步而向前發展。

一直到「七·七」中日戰起，中國因抗戰初期在軍事方面的失利，華北各地的大學和學術機關，使不得不在炮火的威脅下相率南遷。南開，北大，清華三校組成聯合大學，和華中，中法等學先後撤到昆明來。幾個大學搬來後，許多「文化人」都集中昆明。於是，這一片荒涼冷落的山國，一切文化活動便空前地發展起來：許多刊物像雨後春筍似的出版了，許多學術團體也應運而生了，……從這些表面的現象看來，好像雲南的社會文化確已達到空前發展的階段了。

殊不知好景不長。抗戰勝利後，國土重光，幾個大學都已北返，戰時居留雲南的「文化人」也急於復員還鄉。因為人事的激變，學術團體解散了，刊物停版了，一切的文化活動都減少了。過去的蓬蓬勃勃，變成了今日的冷冷清清，關心雲南文化的人士，疾首蹙額的憂心着

，認為雲南文化現已面臨着嚴重的危機，如不設法挽救，再過下去，雲南的社會文化也許又要回復到那種荒涼冷落的境地了。

幾個大學遷滇後，昆明的文化活動空前發展，這是事實。幾個大學搬走了，昆明的文化活動突然減少，這也是事實。這些事實，我們只能把它看做雲南社會中一部份人事的變遷，不能把它當做決定雲南文化盛衰的主因。如果我們真要用這種浮光掠影的尺度來衡量雲南文化前途的盛衰，那是非常錯誤的。

文化的發展情形，通常都是以點為領導，而為基礎。就雲南來說，昆明可算是領導雲南文化的重要據點，但雲南文化的基礎實際卻建立在三迤廣大的農村裏。看雲南文化的盛衰，應該先看三迤廣大的農村的發展和進步，所得到的結論才是正確的。如果我們的眼光只會局限一隅，看見昆明的文化活動熱鬧，便認為是雲南文化的發展。看見昆明的文化活動冷落，便認為是雲南文化的萎縮。這就好像祇看大街的洋樓汽車，便說中國人民的生活都很闊綽一樣的可笑。雲南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半封建社會，欲求社會文化的發展，當然要由下而上地從建設農村經濟着手。這樣發展起來的文化，才是正常的持久的文化。忽略了廣大的農村的現實，僅在幾個都市地方製造一些表面的活動，這種架空的发展，也是曇花一現，跟着就會消散了的。戰時流入雲南的外來文化，就因為沒有能夠和雲南廣大社會的發展相配合，「外來文化」是接近現代化的文化，而雲南廣大的社會到今天還停滯在半封建的階段裏。所以不會為雲南社會所吸收，消化，不難在雲南廣大的社會裏固若生根，最後當然是要跟着那些「文化人」和「文化團體」一齊搬走了的。

文化是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雲南的文化，應該是雲南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雲南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則所反

映的也必是與相配合的一定的文化。而雲南社會的政治經濟的發展，自有其依據的歷史根源，非幾個「文化人」或「文化團體」可發展定了的。同樣的理由，滇南社會文化的盛衰，也決非幾個「文化人」和「文化團體」所能包辦得了的，戰時來滇的學者教授，爲數甚多，他們居留雲南時，雖也曾作過種種的活動和領導，但當他們離開雲南後並沒有留下一點值得我們寶貴的功績，雲南文化依然是荒涼冷落的一片沙漠。這並不是那些學者教授的學識不夠高深，理論不夠正確，其實來雲南的學者教授中，有許多在中國學術文化界都是佔着第一，

二流的位置，他們在某些學術方面的成就，的確是無可抵牾的。這種個人的成就，對於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固然會發生一些影響的作用，但卻不能認爲這種成就是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就是出版事業，學術研究，社會教育這些比較直接的文化事業，也都要在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影響下決定其興衰的命運。因此，我們認爲今天雲南文化之所以會荒涼冷落，到並不是在於「文化人」和「文化團體」搬走了，也不是在於許多直接的文化事業衰落了，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雲南社會的政治經濟只發展到目前的這個階段而已。

雲南是中國版圖上的一部份，雲南文化當也是中國文化的一環。雲南文化的興衰，與中國文化的興衰息息相關，不可分割。我們絕對不能把區域觀念的帽子死緊地戴到文化的頭上去，文化是既無省界

，更無國界的。如果我們要把雲南的大門關閉起來，在這個狹小的範圍內來看雲南文化的興衰，那麼，雲南文化恐將成爲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了。雲南文化具有中國文化所應有的一切特點，中國目前普遍的情形是：農村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政治經濟充滿了混亂的現象。文化界到處反映着「黃色」和「復古」的傾向。這些現象，同樣地任雲南也可以找得到它們的蹤跡。既然整個中國都是這種情形，作爲中國一環的雲南怎能例外我們又怎能單獨責怪目前雲南文化的荒涼冷落呢！

間接地說來，雲南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環。今後雲南文化發展的途路，亦如整個中國文化一樣，必須跟着世界文化發展的途路前進。「科學」與「民主」是現代世界文化所趨向的兩大目標，雲南文化也必須以這兩大目標爲發展的依據。以其合於「科學」，則存留在窮鄉僻壤間的一切土著的生產方式，便可以依照「科學」的力量加以改進。生產方式有了進步，社會組織自然隨之變化，經濟建設方可慢慢地達到現代化的境地。社會文化的水準方可慢慢地提高。以其合於「民主」，則雲南政治上的幾個特殊問題——邊疆問題，少數民族問題，才會得到合理的解決。祇有在社會的政治經濟都已建設現代化了以後，社會文化方可達到現代化的發展。我們只徒慨歎個地方的文化活動的興衰，便以爲是整個文化的興衰，那未免是把本末倒置了。

自由的使徒擺倫

徐嘉瑞

四月十八日是擺倫死後一百二十三年紀念日爲紀念這爲民主爲自由而犧牲的詩人特述其生平於下

(一)

現在是文藝復興還沒有完結的時代，不是，可以說是第二文藝復興

與時代。同樣，我們不是也可以說法蘭西革命，還沒有真正完成的時代嗎？

西蒙在他的大著意大利文藝復興史的開端，從歷史哲學而下定義，觀察人類精神的進步種種階段中間的脈絡的底裏，有一種動力的存在，現在這繼續的不停止的活動，從同樣的認識和觀察，流行在人

類進化的底裏的普通心，無論在怎樣不同的時代，和怎樣不同的人類中間，激動着永久不滅的律動。可以拿「歷史是反復的」一句話來證明。

在法國革命的動盪的數十年間發生的許多事件中，受了革命的感動，在英國就掀起浪漫主義的運動，誕生了許多的天才詩人，在英文學上放出燦爛的光輝，現在還能夠使我們起一種很大的共鳴，最能夠感動我們的，是那投於革命的急流中的詩人羅倫，爲仗劍而援助希臘的獨立，不幸而死於Missolonghi的陣中完成了他光榮的最後的今日，百年後的今日，他的最曲折而波瀾最多的生涯，值得十分的追憶，我們從這樣的一個革命詩人受了多大的暗示。

被評爲莎士比亞以後的天才的他，是震動古今文壇稀有的天才，十九世紀羅曼蒂克運動卜擴大爲政治上的革命運動的先鋒和點火者的他，他是惡魔，他是地震，他是雷電，他是火山，他對於人類存在的意義，有大的興味和刺激，他不但爲十九世紀英國獨斷的天才，而是世界的象徵兒，自命爲詩壇拿破崙的他，以他的魔力震動了全世界。在他死了百年後的今日，檢點曾經在他的胸中燃燒過的革命的火藥，那麼給他下一點真的評價。并不是無理由無目的的事業。

(一)

在十七世紀的初頭，盲目詩人已經吹着自由的笛子，再過一世紀，他的信條就漸漸的成熟發達，被虐待的民衆的胸中描畫出一幅新的人道的烏托邦Utopia在這樣的時候，從文藝復興以來已經揭開了世界的底流，現在像洪水一般的汎濫了全世界，阿美利加建設了一個自由平等的獨立國，歐洲大陸也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和人權的權利，舊制度被打破，人類也達到自由的目的，翻飛起新的自由的旗幟。

法國革命，把一切社會的傳統一掃而空，使歐洲的大陸一新，對岸着烽火光的英國的青年文學家，因爲生活的要求和平等自由的嚮望，血潮在胸中跳躍，但革命思想使整個的熱情燃燒，于是幻滅的時代

也跟着到來，革命是如何的腥膻，如何的無意義，如何的無教養，使他們驚恐，革命不過是一塊金的看板，施行後變多機關和輪船，從路易十六上斷頭台的恐怖時代到最後拿破崙的專制主義時代感到大的幻滅。曾經參與熱烈的革命兒（華茨華斯）（歌列李治）不久願向於溫和，甚至被無畏的首領，但僅只是一時的鐘聲，革命的精神不能久遠的銷滅。雖然拿破崙的實力，縱然是Metsnick的威力，也不能戰勝了民衆的自由的力量，華鐵盧戰役以後，從地上毀滅了一代的暴君，1805年締結的神聖同盟，想在歐洲政治和平的榮名之下，壓迫德奧克拉克西的思想，對於土耳其豎起叛旗的希臘獨立，大膽的指示出時代感情的傾向，雪萊和羅倫，都是生死在這樣潮流下面的革命詩人，若說華茨華斯和哥列李治是浪漫的叛逆詩人，那麼羅倫可以叫做浪漫的凱旋詩人，雪萊和羅倫，不單努力在政治的革命，對於宗教道德也發生猛烈的反抗的呼聲，尤其是羅倫他憤恨當時社會是在因循的制度當中，充滿束縛和壓迫，又看破了多年懷恨於清教主義的壓迫的人間性已經壓迫了爆發期，所以他成了一個鼓吹德奧克拉克西的熱烈的革命兒，那革命的傾向的強度在英國文學史上是無比的。

(二)

羅倫是以大的偶像破壞的聲，對於貪眠者轟擊，生在最反抗的時代的他，由於遺傳和環境他成了徹頭徹尾的反抗兒，他的詩歌是粗暴龐雜，巨大的聲音，而缺乏優美靈巧和精細，但是他的內容是極度的熱烈和真實，他的詩的反抗的精神，沈痛悲壯的調子潛伏在人的心的底裏而爲革命的導火線，對於時代的精神能夠嚴厲而大膽的表出，所以他的詩歌像那火山噴出來的熔岩，含着燃燒的火花，星，屑，巨大的石塊，熱的灰沙，他那「雖然破了仍然像逆風的雷雨一樣」的「自由的旗印」他的詩的中心思想是以自由爲絕叫。

「哈羅爾德的巡遊」，「海卜留的旋律」和「支龍的囚人」都是反抗的聲音，他理解法國西革命的歷史的意義，所以認識了消滅革命

崩壞的原因的時候，可以從失敗之中，認識了新時代的曙光，這自由的種子散播而生長在大陸的原野，當時意大利受奧斯達利亞的壓迫，更苦於法王的專制，自然會惹起了帶着同樣的憤怒，他鼓吹意大利人的詩，如「Jungo」的悲嘆」和「維尼斯賦」，還有「檳榔的預言」尤其在檳榔的預言中充分表白了他自己的心情，他說：「帝王的時代快要完了，水一樣的流血，霧一樣的流淚，民眾將要得到最終的勝利」。想到意大利將要能獨立，無論什麼人，爲什麼事，都提供犧牲，並不算大，這樣大的目的，——是政治的真的詩，想到自由的意大利呵！

擺倫那時想到作詩不是他一生的大職，他宣言「拿」餘年的剝奪的生命，創造新的事業，——於是他的一個人轉機終於到來了

他對於意大利的同情計劃在拿破里建設自由政府，不久就失敗了

意大利獨立運動失敗以後，他探求確實行底熱火噴火孔，他於是切開了被土耳其壓迫的希臘獨立運動的火蓋，不但在他的詩歌中，有着無窮的熱愛，並且對土耳其獨立可能的夢着，在哈路學時代，已經露了萌芽，「從企圖恢復古代的自由和名譽的國家的光榮，一下了決心，1827年七月十四日他攜帶很多的軍需品和糧食，開希臘去，路上遇着歌德，受了他的籠罩全部精神的詩人的魅力，像改世主一樣的被任爲攻擊李邦圖的總司令官，但是他忽無得了熱病」

地球本來是動的，而且是動的；但第一個說這話的人被處死了，但地球依然是動的，而且是動的，這是真理。

真理是平易却又隱蔽在事物內裏的，真理是一切依附在大眾面又不爲大眾所知的，詩必須有勇氣向大眾揭示真理。

詩論

年四月十八日復活祭，市民守齋靜謐，而他的病勢更益益的惡化，但是他還抱着一個李邦圖的夢想，還叫着「逃吧！逃吧！跟着來呀！」十九日一度開眼，到午後六時十五分，還在烈風雷雨當中，風動一時的詩界的拿破命，以三十六歲的年齡，在革命狂熱的英屬的火燄中，永久的睡罷了。

(四)

由于卜洛迷修斯的釋放和自由之頌，而擺倒帝王和僧侶創造愛和自由的新的世界尊榮，和擺倫同性格同境遇同時代同友情的革命詩人的寫來，他兩人的當中仍然有不相同的地方，比亞士說：擺倫是自由主義的詩人，雪萊是民衆主義的詩人，又雪萊是理想的，光明的覺悟者，擺倫會嘲諷的，絕望的，破壞的詩人，還有雪萊是革命的理想者，擺倫是革命的實行者，雪萊是空想的革命詩人，而擺倫是詩的戰士力的詩人。

擺倫影響於歐洲的偉大，毋不脛傳縹緲的說，他的精神在文學上開放了浪漫主流的花，在政治上掀起各國革命的波浪，好像伏爾加河的奔大的山谷中冰解的時候，起來的洪水一樣；但是經過了大洪水之後，綠的原野來了，美的花又開了，擺倫的一生不是這樣嗎，阿爾諾德說：從俗物的英國人中，從保守的常識的英國人中，飛出革命兒的擺倫，在沉寂的今日的文壇，使他們深切的追憶這革命的詩人。

讀我的意思，即使從前人，那詩文完全離于政治的所謂「出國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入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了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愛，楊子爲我。墨子爲國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一篇我，因爲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一篇人丁了。

魯迅語錄

我的母親 居里夫人

夏娃·居里 (EVE CURIE) 作
遠 譯

關於著者

夏娃·居里才十六歲時，就陪著她的母親居里夫人，遊歷過美國；之後，又很多次都是她母親的旅伴。自居里夫人死後，米勒·里居 (Mlle Curie) 就收集了許多報紙，照片，文稿以及私人的文件，這些都是她母親已享盛名時在法國或波蘭所遺留下來的東西。一幕曾經製成許多種語言的電影，居里夫人傳，這兒算是一個縮影。夏娃·居里也曾親身於鋼琴的研究，她是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在巴黎開音樂會，其後又在法國和比利時舉行過好多次音樂會。數年後，她用一個假名字在每週的公本雜誌 (Journal Gandid) 上作音樂批評，同時也寫過藝術方面的許多題目，所以在電影和戲劇方面都享有盛名。前(一九四二)年曾以新聞記者的資格來重慶，大受中國人民的歡迎。

一·進巴黎大學

一八一九年秋，一個年輕的波蘭女傭民，瑪雷·司克羅多夫思卡 (marie Sklodowska)，懷著滿腔熱誠來到巴黎大學理學院註冊，寫的是學習一心嚮往的自然科學。

她是一個態度非常嚴肅的女孩子，常受著經濟壓迫的痛苦，因而一般年輕的伙伴們也就激動得不由而問：「她是誰呀？」祇有一種漠不關心的回答，「一個外國人，名字很生疏，上物課時她常坐在第一排。」同學們的眼睛總是跟著她那美麗的身影，看她出教室門，看她往走廊上過，他們會異口同聲喊起來，「好漂亮的頭髮！」日子過久了，又由於她那美麗的頭髮和小斯拉夫族的頭兒，同學們才確切知道她是他們的「個很胆小的同伴」。

後來年輕的伙伴們對她也就有點興趣了。她十分迷戀於她的科學研究，每一分鐘都不輕易放過，總是那麼狂熱地工作著。

瑪雷·司克羅多夫思卡與法國人有很好的友誼，對住在巴黎拉丁區的波蘭僑民也很愛護。在那兒，她的生活好像一個出家的單身漢，祇遺心於研究。她的收入，自己過去在波蘭做家庭教師得來的，又一小部份是得自她的父親，另外還做著一個為人不知的小教學教師，每月僅得四十個盧布。在此收入內，每天三個法郎——要付衣食住及校中的一切用費。在日常生活，她不輕於有什麼娛樂，即如朋友間的應酬也很少，保持一種斯巴達式的生活，堅強得不近於人情。瑪雷·她並不認為她冷淡，或她有所遺憾。爲了買不起煤炭，就

把火爐也不點燃了；即使她的手指麻木了或臂膀也在懷懷然，而仍不斷地計算問題。有一個時期，幾個禮拜了她都是祇吃一點牛油和麵包而並不吃別的東西。當每次過節，她也只買兩個雞蛋，或一點巧克力，或些許水菓。

由於食物的簡單，使這個活潑而強壯的女孩兒離開華沙才幾個月就得了貧血病。常常，她從座位上起來時，頭就會昏，當她失去知覺時，就要想到床上去；知覺回復後，她會問爲什麼她要發暈。她每做一件事情，即便與她的身體健康有衝突，她也並不在意。她唯一可怕的回還就是飢餓，但是在短時間內，多半是會發生的。

瑪雷並沒有把戀愛與結婚打在生活的進程內，總是科學的熱愛佔據著她的心靈，直到二十六歲，仍很冷靜地堅持著獨立身生涯。

二·從初戀到度蜜月

其後，來了一位白賴，居里 (Pierre Curie) 先生，一位法國正統派的科學家，全個身體與心靈都一直貢獻於科學的研究。三十五歲了還沒有結婚。他是高高的個兒，有一雙長而靈活的手，上帝賦予的有著深長意味的勞爾斯，也是一位富有才華和堅望的人。

一八九四年，他們第一次在實驗室中相遇，由於多方面的同情心，很快就使他們常在一塊兒。白賴，居里愛瑪雷，司克羅夫夫思卡的體令人敬佩。和一個年輕而漂亮的小姐談話，該是多麼使人興奮！在課堂上，在錯綜複雜的公式中，在……，他們是多麼的親熱！白賴望着那雷那美麗的頭，那細細的身段兒，留了痕跡的鎖領，以及在實驗室裏被酸類所浸污過的一雙手。她的美麗打動了他的心弦，分離一秒鐘就是一秒鐘的痛苦。

白賴，居里本着一種堅高的堅定態度，努力於與這位姑娘或為友誼的狀況。他想，上帝的仁慈之手，總在攙扶着他。他們倆保持一種默默的友誼。她在她的小屋子裏接待他，而白賴，由於那非常窮困的情形，使他的心好像萎縮起來，然而他對這性格與房間調合的裝置，却肅然起敬。天花板上幾乎全部空着，然而有她的衣物作爲陪伴；還有一顆火熱的心，和一幅堅強的臉譜，並不會感到什麼空虛的氣氛。瑪雷似乎就從來沒有想到要打扮一下，她的全部心力都貢獻於工作，科學在誘惑她，她是表現得那樣有勇氣，那樣高貴。他們倆，可以說是一對才女，但也可以說是女才郎。

不幾月後，白賴，居里便向瑪雷求婚。與一個法國人結婚，將永遠離開了她的家鄉，而且還要拋去她所熱愛的波蘭的波蘭；而對於司克羅夫夫思卡小姐，似乎像一種可怕的背債的行爲。這位貌似無情的波蘭人，在同意結

婚之前，又過了十個月孤獨的日子。

他們同在一起的頭幾天，白賴與瑪雷就去遊巴黎及附近的一些地方，騎着作爲他們結婚紀念的自行車。他們的食物是麵包，牛奶，和水菓。由於意外的事，他們在一個不知名的客棧裏停下來，騎自行車多費力呀！因爲是鄉村，宿只幾個法郎。雖然是荒涼的小地方，一個個白人和夜晚，他們都非常快樂。

三、家庭生活

之後，在巴黎格來色雷(Galette)街二十四號一塊小平地上，這一對青年夫婦便安居下來，他們高高兴兴舒適的日子。而他們還拒絕了白賴的父親給他們的傢俱，因爲瑪雷沒有時間清潔那些東西。樸素的屋內僅只一些書。兩把椅子，和一張白木桌使佈置好了。在桌子上，一些物理學的論文，一盞汽油燈，還有一束花；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這兩把椅子之外，他們再沒有放什麼可坐的東西，所以即便是最大眼的拜訪者，也不輕易嘗試來和他們見面。

漸漸地，瑪雷對於理家的本領進步了。那要稍微預備一下，或者被迫着要「自己烹調」時，她會發明作可口的菜。每出門之前，瑪雷要用一種科學者的手法，去節制火烟，最後很細心地查看香燭，才迅速下了樓，去趕上她的丈夫。有時鍋內的東西溢出來，她就會以一種担心的姿勢，把火節制得像實驗室的一樣小。

他們婚後第二年，瑪雷的健康狀況就與第

一年不同了，由於她懷孕的痛苦。居里夫人是渴望好好地有一個小孩兒，身體又不好，於是她就不能再站在機械的前面，此刻她所研究的是磁化鋼的問題。

也許會使人這樣想，由於瑪雷痛苦的情形，白賴將要溫柔起來，而與她共度一個夏天；但是並不如此。彷彿兩人，好像神經錯亂似地，仍然騎着自行車到法國西部的布萊斯特(Brest)海口去避暑，此時她懷孕已經八個月了，而行程是和他們平常的一樣長。瑪雷說她不能，同時，白賴有一種神密的感覺，而認爲她是一個超自然生存的人，他們想從人類的規律中逃避。

所以，很快地這位年輕太太在一個偉大的羞辱下感到疲乏了，祇好縮短旅程而回到巴黎，接着就生了一個女孩兒：愛倫(Léon)，一個美麗的小寶貝，或者說一個未來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

家庭與科學事業這兩個概念的抉擇，在她心中從未矛盾過。她在這裏，洗她的小寶貝臉，弄飯吃，也在她可憐的實驗室中作實驗——去尋求當代最重要的自然科學上的發見。

四、鐳的發見

一八九七年末，瑪雷的力量是集中於努力兩件事，友誼的建立和磁化問題的研究。第二件事就是爲了博士學位的得到。瑪雷之所以研究這個問題，是受了法國科學家白克雷耳

(Henri Becquerel, 1852—1908) 的影響和幫助。

白克雷耳曾經發現鈾礦不需要任何光線的感覺，而能夠自然地放射出一些不可見的光線來。以一種鈾化合物，放於四週圍繞着黑紙的照像軟片前面，能夠使軟片感光。這是最初觀察的現象，後來瑪雷名之為放射性，而這放射性的性質和起源，仍是一個不可解的迷。

白克雷耳的發見迷惑了居里夫婦。他們渴望着他們自己有一種力量，使鈾化合物能夠經常的放射。而這也就是一種獨出的研究題目——使他們一躍就跳入了一個不可知的主國。

要達到她實驗的目的，還有問題——也就是困難的開始。最後，還是要感謝白賴所施教的學校，瑪雷得借用一塊有地板的實驗室，能夠藉以提取顯空氣，而不需要什麼機械的地方。

在這樣一個同裏，科學的研究談何容易。同時，如此的氣候，根本就不利於研究，起碼要影響於研究的正確性；對於瑪雷的健康也要受到影響。然而，這不關緊要。當她冷得時候，她祇得將記錄她筆記本上的溫度，並沒有別表示，以作一種殘酷的反抗。

瑪雷感親近放射線，他們就或更空前地感到根本上的無知。最近由於從事於化學方面已知物質的研究，她發見了化合物中另外的元素，如錒 (Thorium)，也是像鈾一樣的可以自己放射。而放射性，另外一方面也很奇怪，即

如鈾或錒的放射，證明了其重量並沒有什麼變化。

這種不正常的放射由何而來？只有一種解釋是可能的：礦物中必然包含得有一種放射性較大於鈾或錒的放射性物質。然而，什麼物質呢？瑪雷已經把一切已知的化學元素都作過試驗。這位科學家，隨以一種崇高的心境大膽的回答了這個問題：這種礦物中必定含有一種新的放射性物質，必定是一種未知的化學元素。

一種新元素——這是一個誘惑性的推想。然而，這種隱性即名的怪東西，總該被識破的。——「在了一！」她必定能夠證實肯定的宣佈。

居里先生，也以一種熱烈的興趣，緊隨着他妻子非常迅速地作實驗。其且放棄了他自己的實驗，而幫助她。兩個腦子，四隻手，就祇為的是在這間窄而狹小的工作室裏找尋未知的元素。同時，過去八年中；他們就已經開始合作了，除非有什麼不幸的事件，可能使他們受到影響。

瑪雷與白賴開始了他們堅苦的探尋，行分離手續以及精細秤量在澱青礦中 (Pitchblende) 一種礦物，所得出來的各種放射性元素。然而，在最後那很微量的生成物中，他們所找到的兩種新元素。一八九八年七月，他們宣佈了其中一種的發見。

瑪雷為了紀念她所熱愛的波蘭，她的祖國，於是就命名為錒 (Polonium)。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居里夫婦才發表在

澱青礦中所尋到的第二種化學新元素，命名為錒 (Radium)——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放射性最大的元素。

錒的特殊性質，奠定了一些基本的原理，使科學家們已經承認了數十年，特別是物理學家也默默地接受了這種發見，化學家們的意見當然不必說。通常二位化學家要證明一種新物質的存在，祇須他看到了，接着就實驗，用酸處理，再即決定他的原子量。

此時，沒有人見過錒，也沒有人知道錒的原子量。為了證實錒和錒的存在，居里夫婦作了四年的實驗。他們所知道的方法，就是把新的物質拿來分解，而所需要的原礦，質量甚大。

他們到波西米亞 (Bohemia) 的脚琪司德耳 (St. Joachimsthal) 礦山去作實驗，那兒可以得到含有錒和錒的澱青礦，即錒的礦類。那是一種價值的礦物，而根據居里夫婦的計算，須使完全離開錒和錒。如此，一點兒錒基 (Residue) 裏，如何進行工作呢？

由於奧國政府的幫助，他們得到一噸重的錒基，於是住在那陰森森的小屋子裏，圍起小門兒，又工作起來。瑪雷作過了第一步實驗，那兒雖然醫學部作爲解剖室的地方，以前從未停過屍體，沒有地板，只陳着幾張用過的桌子，一塊黑板，和一個舊的鐵爐爐子。

夏天，這個小屋子熱得耐不住，而冬天，即便燒起火來，仍然有冰。他們並沒專門設置

一個烟窗，讓有害的氣體跑出去，所以他們大部份的實驗手續，都是搬到外邊的大井裏去作。

「然而，」瑪雷後來寫道，「在這樣一間可憐的舊屋下裏，我們生命中最寶貴最快樂的歲月消逝了，完全只注意到工作。有時，我會整天的攪拌一種沸滾的東西，用一根攪平同我一樣大的鐵棒攪拌，黃昏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勁兒了。」

從一八九八到一九〇二年，居里先生與夫人部在一起工作。在那個大井裏，穿著她的又舊又髒被染污了的粗外衣，風兒吹動着她的頭髮，四週烟霧騰騰，眼睛和喉嚨已經飽嘗其味兒，瑪雷本身就神像一個工廠似的。

「我來實驗，藥品就要盡量多，一次二十克，」她寫道：「小屋塞滿了灰泥液和濾液液瓶子，搬動這些器具就是一種足以危及生命的工作，移轉這些濾液以及攪拌這些濾液，一次總是幾個鐘頭；再者，還要把這燙燙的東西放到冰盆裏去。」

工作的日子，一月復一月，一年累一年的過去了，居里與瑪雷並沒有歇氣。有時，當他們離開他們的機器一會兒，他們就談到關於他們所心愛的錢，將如何使不可捉摸的轉變成眾所週知的錢。

「我奇怪，他將會像甚麼？」一天，瑪雷以一種熱烈的小孩似的好奇心開玩笑，「白額，你想想中他將會是什麼樣兒？」

「我不知道，」這位物理學家溫柔地回答，「我希望他有一種美麗的颜色。」

瑪雷以一種極度的忍耐，繼續著實驗，一千克一千克的，從脚琪司德耳礦山送來過好些噸源青礦，在小屋子裏那幾張書桌上，生成物漸漸多起來，漸漸多起來，她就要得到結果了；她正在對這些放射性很強的物質。施行提純手續。但是一些意外的設備費用影響着她的工作。在這間小屋子裏，一打開所有的窗子，鐵灰和炭灰就飛得四處都是，使瑪雷討厭極了，灰混在生成物裏，要提淨是多麼費氣兒，有時，為一些日常瑣事，她的心裏實在煩得有

些耐不住，因為那對於她的時光和精力都太犧牲了。

白額對於這種無止境的工作，實在感到有些受不了，他也只有把這種實驗委之於時間的決定。這似乎是無法避免的一種心裏。假若情況好轉，他們能夠不完成他們的工作嗎？

他沒有考慮到他妻子的性格。瑪雷，要使獨游離，就使他游離。疲勞和困難她都不在意，對她的工作也根本就不懷疑。總之，她是一個非常年輕而有幹勁兒的科學家；有時，她犯了很偶然的錯誤或者計算方法上有非常小的出入，她都會很快地就改正過來。

一九〇二年，就是居里夫婦開始有續存在的問題後四十五個月。瑪雷以一種超人的見解，最後獲得了勝利：她製成了十分之一克的純錒，並且決定了他的原子量。而向著這個事實，化學家們只好唯唯點頭，公認錒的存在。

待續

文 化 新 潮

近來有一句常談，是「舊瓶不能裝新酒」，這其實是不正確的。

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倘若不信將一瓶五加皮和一瓶

白蘭地互換起來試試看，五加皮裝在白蘭地瓶子裏，也還是五加皮。

這一種簡單的試驗，不但暗示着「五更調」一「橫十字」的格調，也可

放進新的內容去，且又證實了新式青年的羈縻裏，也可以埋伏下「桐

城謠種」「選舉妖孽」的噴嚏。

魯迅語錄

詩使一切事物轉為可愛，使最美的成爲更美，並且把美給最殘缺的東西！

魯萊

樂府管窺

李公治

一 前言

在中國文學史上，坐頭一把交椅的詩經，楚辭，是如何的爲人們另眼垂青，而爲他們找孕育的娘家，考誕生的時代，估身價的昂賤，作有力的介紹；而發之於言，筆之於書的著述，可以說是連篇累冊了。惟有與詩經楚辭有同樣價值的樂府文學，除有一二人作局部的考究，與夫有些文學史，詞曲史，詞史，……照例的臚列和連帶的談話以外，簡直是什麼也沒有？這大約是如陸佩如先生說的「沒有適當的參考書」，與王易先生說的「顧樂府之範圍廣矣；若兩漢，若魏晉，若南北朝，若隋唐，其歷時遠而爲體衆也；若述源，若別類，若解題，其爲事繁而取材廣也。」的緣故吧？誠然，歷時八九百年——自漢初以迄唐宋——朝代易了八九姓，什麼都被歷史的大輪帶着演化了；就是盡人所公認的正統派文學，也在那裏翻了幾個筋斗，改換了幾重面目了，何況這區區音樂文學的樂府，那得不隨公例而演化呢？並且樂器的用捨不一，時代的習尚各殊，辭章的製作，又不一其人，不一其地，不一其時，而音樂本身，更是時刻都站在翻新的輪子上的，樂府文學又安得不攪成一種充滿了波紋的絲扭？於是樂府文學的頭緒紛繁了，類別錯綜了，體製變化了，範圍擴大了，直使不啻於詩經楚辭的遺蹟，成爲一盤散沙似的碎玉屑金，不容易收拾，整理，評價；埋沒在亂麻窩裏，竟無人把他和體的有條系的掘發出來，暴白他的偉大，公諸愛好的大家，這是多麼不幸的事！現在我們對於這個樂府文學的問題，仍然與陸先生感覺到的困難一樣。不過就管窺所得，把它的起原，範圍，和演化的跡象，按諸故實，儘以透視，粗淺的畫一個輪廓出來，作爲初步研究的圖案。

二 樂府文學的意義與起源

在尚未論述一切問題之先，我們必得要瞭解什麼是樂府，什麼是樂府文學？

什麼是樂府呢？

「樂府」是樂之官所居之處。——陸佩如樂府古辭考——「樂府之名始於西漢，蓋樂之官也。——王易詞曲史——「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漢書禮樂志——「孝惠帝時始有樂府之官，武帝時始有樂府之署」。——鄭賓于中國文學流變史——

照以上的說法，「樂府」是執掌音樂的官署。

「樂府者，依聲永，律和聲也。——劉勰文心雕龍——「繼三代而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鄭振道志樂府序——「凡是「樂府」所用的樂章便是樂府」。——鄭賓于中國文學流變史——

照以上的說法，樂府又是一種便用於音樂的辭章，

由上面的兩個說法，那末「樂府」就是代表音樂的官署與辭章兩方面的一個名詞。亦即是現在所謂的樂府。

樂府與樂府文學的意義大體已如上述，以下便來論述樂府文學的起源。

人類是有情感而喜於語言的動物，故每一個人當他有了特殊情感的時候，都能利用他的語言很宛轉而有音節的把他吐露出來，而吐露出來的這種東西，既含有宛轉的情緒，諧和的音節，便合着美的條件，爲人們愛美的心理所歡迎，於是它便常爲人們所傳誦，記憶，歌唱，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音樂文學起源的歌謠，而這種歌謠。再經過樂器發明的調節以後，就成爲民間自然流瀉的通俗音樂文學了。這種

通俗音樂文學，就是樂府文學的淵源。不過這種樂府文學，是刻畫在大眾的腦髓印板上，演奏在自然變化的樂器中，而沒有把他綴成篇章，著之竹帛，獻諸廟廟。到了後來，這種民間樂府文學，輸來詩之官采去，加上點修飾和訂正的工夫，便成爲最優美的樂府文學了。

而考之典籍，我國樂府文學的起源，有的說係自商齊喜起良明之廣觀，輯重八伯之和歌；有的說是起於詩大八閔，黃帝成池，帝卷六英，這些都覺時代寬遠，真爲莫衷，不足徵信。又有的說是孟子所稱徵招，春秋左傳所謂祈招，是樂府的先河；這有的說成周之際，詩有風雅頌，悉屬樂章，爲樂府的先代。這雖然可說孟子所稱，名在實亡；三百篇所載，未盡入樂；但方諸其他應酬傳說，較爲可信，可算是「樂府」一名的未誕生以前的樂府文學的徵證。

到了漢初，蒙論紛紜，莫衷一是。漢書詩文志詩賦略則有一漢君臣及樂，楚，汝南各郡國，未央材人，黃門倡等詩歌，皆樂章也。之說；漢書禮樂志則有一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之說；明之吳謂則謂「高祖過沛詩及三傑之章使是也。歷孝惠，文景無有增加，只是「習常律呂」，由這些論說來，可知當時是已經有樂府之實而尚無其名。不過漢惠帝時是已有樂府之官了，漢書禮樂志載「漢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帝時，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蕭管，更名安世樂。一樂府令就是樂府之官，以屬於音樂之人而任命他做執掌音樂的樂府官，是在漢惠帝時開始的。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易誦，有禮代樂，楚之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略論中州，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到了這時樂府之署又成立了；並且還開始了製作和審訂樂府的辭章，於是樂府的名實俱備，亘八九百年而所屬的樂府體裁，被之管絃的樂府文學，循於是時正式行了奠基禮；也可以說是樂府文學在一定標準下正式接受因刑的開始時期了。其起源大約如是。

三 樂府文學的範圍與類別

樂府文學的範圍和起源既如上述，接着就要探討到它的範圍和類別了，茲分述如下：

一 範圍 樂府文學的範圍問題，備極糾纏不清，以必須創製和能入樂爲標準的，則以演奏和使用，爲其範圍的極限；故曾經樂府演奏和使用過的，就承認他在範圍以內，而名之爲真樂府。——或樂府古辭；未經樂府演奏和使用過的，則辭樂不錄，而以假樂府的範圍視之。以必須樂府奏定和頒佈過爲標準的，則以曾否奏定和頒佈過爲其範圍；如曾經樂府奏定和頒佈過的，則納諸凡席之中，未經樂府奏訂和頒佈過的，則推之門牆之外。這樣建築上演奏的樂府和形式的樂府兩道法門，當中劃上一條深壑的鴻溝，使其範圍各繞於兩個圓心之上。像這樣的主張，似覺成見太深了。我們知道，樂歌是可以按譜而屬辭，也可以就辭以製譜，並無須如何方爲創製，方能入樂，方得爲正式樂章的級則，只要他是爲音樂而製的辭章，不論其爲「因古樂府題名而製的調」，與「用擬古樂府之名而換做的詩」。或「擬古而製用其標題及音節者」。或「擬古而只製其音節者」。皆含有樂歌的意義及成分，均可概之於樂府文學之範圍。若專固於必須經過官署的使用與頒行，則樂府之署無幾，樂府之官有限，使用之時又僅止於有禮重大典和皇帝宴游之際，這樣樂歌的本性，已消失於幽遠的女媧帳裏，而樂府文學的製作，也等於噤若寒蟬便寂寞了。這種範圍的劃限，實是個人瑣碎的主張，似此樂府文學早已沒有真的價值和探討的必要了。李季光在樂府詩序裏說得好：「郭茂倩所編樂府詩百卷，上承唐虞時歌謠，下迄於府，而置次起漢郊祀……茂倩選錄詩謠，不可不與之註歌。且後人所作，亦中於古，而成於任心，務與辭不附聲，聲不附辭也」。這是很能體認郭茂倩對於樂府的觀點與見解，另具參考的價值。郭氏樂府詩集，先載古辭，後載擬作，並收入於各體辭中，這固是樂府有非一人之私，一官之說，一隅之用的深遠識見，應予肯定。

茂儷輯樂府詩集所取的範圍，是具有真正樂府文學的眼觀的。因此我們欲確定的範圍是：無論其為政府與民間，祇要是為適應音樂能發的辭章，都在樂府文學的範圍以內。換言之，樂府文學就是以適應音樂而發的辭章為其周界。

二 類別 樂府的類別，向來都是以用處為其區分的：如漢明帝時則分為四品：一，大予樂；二，雅頌樂；三，黃門鼓吹樂；四，短簫鑼歌樂。——附齊卷十三——蔡邕則分為四類：一，郊廟神靈；二，天子燕享；三，大射辟雍；四，短簫鑼歌。——宋齊卷二十一——這樣的分法，只有看到政府日常所用的官樣文章，而沒有注意到美妙的民間樂府。陸侃如則分為八種：一，郊廟歌；二，燕射歌；三，舞曲；四，鼓吹曲；五，橫吹曲；六，相和歌；七，清商曲；八，雜曲。——樂府古辭考引言——這個分法，固然較前兩類為完善，可是真樂府的介帶太深——陸氏以古辭為真樂府——終於只有及於應用過的為止，而抹殺了許多活躍發長的佳章。郭茂愷則分為十二類：一，郊廟歌辭；二，燕射歌辭；三，鼓吹曲辭；四，橫吹曲辭；五，相和歌辭；六，清商曲辭；七，舞曲歌辭；八，琴曲歌辭；九，雜曲歌辭；十，近代曲辭；十一，雜歌謠辭；十二，新樂府辭；——這個分法，雖受了時代的牽制而多關闕地，可是已由用處而推廣到切有音樂性質的製作了。不過現在我們所探討的是樂府文學全體的問題，他的類別，單言用處是不夠的，要從外形，內質，作用這三方面來觀察：

A 外形 凡以優美的語言文字，組織成有聲調韻律的篇節，句不論長短——雜言——體不拘資格——由三言以至九言——以適合於歌唱演奏者為近是。

B 內質 要明了內質，就不能不檢閱到這樂章是為什麼而發的問題。其出發點對象，可依各辭類說明之：郊祀歌辭為祀大地，太廟，明堂，社稷的樂章；燕射歌辭為燕享，大射，舉食的樂章；鼓吹曲辭是短簫鑼歌用以揚德，建武，飄敵的樂章；橫吹曲辭在馬上奏之，是軍中的樂章；相和歌辭是與絲竹等樂器相奏和的樂章；清商曲辭

是民間演奏的樂章；（南方之音）舞曲歌辭是郊廟朝饗宴會雜蹈的樂章；雜曲歌辭與近代歌辭亦是民間演奏的樂章；雜曲歌辭是民間自由歌唱的樂章；新樂府辭是唐代製作的樂章。由上面的這些對象來觀察，則郊廟，燕射，舞曲，鼓吹，橫吹是郊廟政府軍營裏的形式樂章；相和，清商，琴曲，雜曲，近代曲，雜歌謠，新樂府，是廣泛的交響樂章。以他的實質來說，前者是死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有所為而發的形式主義的東西；後者是活的，其性情自然流露的鮮花。

C，作用由上節所論的結果，就知道前者是有精神歌功頌德有酒壯士的作用；後者是有描寫真切的事實，發舒真摯的情感，呼叫人間的空抑的作用。

由上列三點則a點是公有的元素，無從區別；他的分類，須由b c兩點上來剪割，然而b c兩點則很明顯的呈現出應廟的與大眾的兩個界碑來了。故吾人以為樂府文學的類別，應分為應廟的樂府文學與大眾的樂府文學兩大類。

四 樂府文學的演進與 蜕化

自漢武帝開闢樂府經釋以後，蕃衍了很長的一段歷史，其間演進與蜕化之跡，昭然若揭，特分述於後：

1 樂府文學的演進，可由各時代辭類的陸替體製的變革及作風與作家的將勢來探討：

A，辭類的陸替 正式成立樂府的履啓人，是居天子位的劉徹，故樂府的目的，是以滿足與皇帝有關的效用為原則，所以終漢之世，樂府都只有注意於應廟方面的一部份；如東漢明帝時都只有大予樂，雅頌樂齊門鼓吹樂短簫鑼歌樂四品；到了東漢末的蔡邕，也只有購到應廟神靈，天子燕享，大射辟雍，短簫鑼歌這四種。其他在那裏雖麗滋長著的相和歌，雜曲歌，則毫末注意到；就如用於郊廟燕饗而尚幼稚時期的舞曲，也未提及。可見當漢之世，樂府還是深藏在皇宮裏的。不過據「宣帝時……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官布詩，選好事者令

依應鳴之聲而和之」。——漢晉王襄傳——「武帝時鄭聲尤甚」。

——禮樂志——「這類的記述，則較諸武帝時僅有廟之宗廟的安世詩十七章，五郊五奏之郊祀歌詩十九章，已歷經變化，擴入不少了。」

陣及魏、晉，郊祀樂射多沿用漢辭，不過郊祀已於晉太元之世已不設樂了。鼓吹曲辭於魏則多所改作；於晉則有代魏曲的創製，此外尚有由鼓吹曲裏分家出來的橫吹曲的製作。相和歌辭在此時特別隆盛，作家的成績，亦頗樂觀，可惜經過永嘉亂後，不特那時的製作散失，就承用漢化的樂府，也隨之而湮滅了。至齊南齊辭，則全是魏晉時

——特別是晉——的民間文藝，那時的南方人，不屑做那阿諛君主的正式曲調，故創製一種普通歌唱的新調新腔來自逸，遂造成替代樂府文學中的一座黃金寶塔。舞曲至魏晉，其用之於宗廟者，則依然點染——如述德大豫諸舞是——用之於議會之際者，則已具有真正創造之精神了。——如舞舞舞舞白粉舞等是————舞曲在此時亦甚蕃衍，如許多平民作品與文人擬作，即其明證。

到了南北朝郊祀歌辭均皆新製是因爲宋的隔年，齊的精潔，梁的沈約，北齊的陸卬，北周的庾信等皆是詞曲能延之故；惟陳則沿用樂樂。燕射則六朝皆沿用舊曲，惟梁和北齊則兼用沈約庾信的創製。橫吹曲辭本是北方人民在野外馬上演奏的樂歌，僕入南朝以後，漸次推廣應用，用之於軍中，用之於殿庭，異常勃茂，其實是表現當時社會中最普遍的風俗——尤其是戀情——的曲辭。在這時的橫吹曲辭，有特別的價值。相和歌辭在這時則無所表現，大約在漢魏時段長過盛了緣故。清商曲在這時較兩晉更有生氣，含著新人生的意義，充滿着平民的精神。在六朝樂府文學上，要算是最高的作品，其最者在吳歌暨南有碧玉歌，讀曲歌，華山謠詩曲；西曲歌則有襄陽樂，春陽樂，西烏夜飛烏夜啼，莫愁樂諸曲；又有梁武帝的新作，與陳後主的新聲，也是兩時頂負盛名的鹿兒。舞曲歌辭在這時則難雜較雅雜爲有生氣，不過爲勢已微了。這時的無曲歌辭，俱在發育得較爲快速，大約是時代社會反映出來的叫罵的結晶？還有琴曲在這時的南朝也很在盛

行的，

次到隋唐，隋則多沿用舊樂，惟郊祀則皆取漢以來樂器訂歌古調，並入爲清樂。而煬帝的新聲，則又是這時清商裏的奇葩。其他雜曲歌辭，散之民間者，亦甚發展。唐則郊廟之樂，仍沿隋制，玄宗而後，就發新聲，一切皆走人進步的新樂府的途徑，而樂府的實質，雖與詩合而爲一，失却獨立的特性，漸成變化的現象了。

自唐以後，雖有樂府之名，而實質已變爲宋詞元曲，與純文學的嫡系長子，混爲一家，非復以前獨立的樂府文學了，故略而不述。

以上將各時代辭類的沿革，說了個大概，並且可以看出廟廟的樂府文學，在漢時是惟我獨尊的，到魏晉六朝已在大家樂府文學發育茁壯的相形之下而萎縮，至隋唐則更在興軍突起的大眾樂府文學背後，整氣俱寂了。

b. 體製的變革 樂府體製，無一定標準與形式。句則由三言以至九言，章則由三句以至數十句，篇章較長的。則每章又分爲若干解，大抵與樂器樂譜有互相的關係。在漢魏時，樂器尚未完備，樂譜多在製定當中，而樂章又是取現成的篇什來入樂——依詞製譜——成於原有詩詞上稍加以改造而入樂，依譜製作的樂辭，備在少數，故當時樂府文學的體製，大多是四言五言七言，雜言的甚少。到了南齊南北朝時，樂器當中，增加了幾種胡樂，樂譜也大體試驗出相類的規條，於是音樂已遷於死轉迂迴，抑揚流暢的領域，故當時樂府文學的體製，是雜言的長短句。到了隋唐外樂又有增加——如隋九部伎中有七部是外樂，唐平高昌後，又有高昌伎——並且經過梁沈約四聲的發明以後，聲律易於明確，樂譜與樂章，均有進步的基礎，於是既有波瀾詩樂一致之趨勢，故隋唐樂府文學，多五七言雜句，雖間有雜言，其多至錯落，亦變而有法，流美適勁之處，較前進步得多了。故該國樂的變革來觀察，也是隨處都與舊時俱進的跡象的。

c. 作風與作家的趨勢 上節已經說過體製的變革，茲再就與體製有關係的作家與作風來探討。漢時的樂府，都是選於——樂府詩集，

醫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的風尚；而一般作家，却是淨聽音律的音樂師如李延年，與做官的古典文學家司馬相如之流。采來的「秦楚趙代之謳」那些平民創作，都經過他們這些奉公守法的飽學者修飾過，到後來，有許多遠超過名儒大師許詢的更定，可見漢時樂府文學的作風與作家，都是在嚴肅莊重的大道上走着。到了魏時的作風，就如劉勰所說：「志不出於澆蕩，辭不離於衰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那樣的放任了；而那時的作家，如魏之三祖，曹植，曹芳，曹芳，王粲，陳琳都是「風流可憐」而且是極機文壇之士，故所作樂府，當然含有解放的趨向。兩晉六朝，其作風更是浪漫而普遍化了，恰如劉勰所說「體歌戀媚怨志跌宕，清辭在曲，正響難生。然俗聽飛馳，馳競新異……詩聲俱鄭，自此階矣。」的批評；這正是這時作風的特色，惟其不規模前代，所以才有創造的精神，能入俗競新，才有進步的佳況，要婉戀哀思，總是真情的流露，故兩晉與六朝的作風，實是潛流樂府文學光大發皇的甘露。這時的作家，如晉的傅玄，張華，杜茂，荀勗，陸機，石崇；六朝的謝莊，顏延之，王融之——宋——王儉，林瑄，謝朓，謝超宗，江淹——齊——沈約，蕭子雲——梁——陸——陳——等等多半都是文壇巨子，自然主義派的浪漫人物，故能流露出許多浪漫的樂府文章出來。還有梁武帝陳後主的製造新聲，尤其是以有普遍性的戀情為背景的作品。此外還有許多樂府文學的擬作家，也是軌範於魏晉這個時代的大氣圈的。隋朝享國未久，於驕奢淫逸的煬帝自作新聲外，雖有白明遠，牛弘，辛彥之等的製作，可是事出乎詔令，情近於敷衍，復陷了歌功頌德的覆轍，作風與作家，俱不足道了。至於唐則由「樂府詩歌到了唐朝，雖至與詩無別」。這兩句批判中，就可以想見其作風之盛則作家之多，是如何的普遍化了。而其最大功勞，還要算玄宗的愛好音樂，玄宗能自製曲，又有音樂師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等的幫助，於是「梨園弟子」三百人，便練習音樂，供奉新曲，由是上好下甚，聲樂之教幾遍天下，士大夫也揣摩成風，競發新聲，樂府辭章，於是超越前代，蔚

為新樂府樂園，實則是樂人衆多，詩人多請音樂的緣故。而那時樂府文學的作風，又多是寫實的，尤以描寫社會官情一類的辭章非常真切動人。而時較著的作家，如李白，王維，張翥，溫庭筠，王昌齡，李益，白居易，劉禹錫，韋應物，戴叔倫，張志和等，都是其中的主角，而作品的壓力，實是支配了當時作風的趨向的。由上各時代的作風與作家，大體可以看出都是在進化的旅途上的前進者。

由上述三節，還可以證明各時代的辭類，體類，作風，俱逐漸趨向於大眾化；如廊廟的樂府文學，僅是同時代為形式上的生存，並且由崇高而變為支離，由博雅而變為纖小，由繁盛而變為枯索，有的甚至於根本廢止或次第銷滅，而大眾的樂府文學，則逐時代而滋長，由廊廟而轉移到大眾，由因襲而轉移到創作，由單純而轉移到豐富。這演化的實現，有以下幾個原因：一，各朝代易姓時，屬於廊廟的樂府，照例都要改作或廢定；二，有愛好音樂的皇帝，寫之提倡標榜；三，經亂世的消滅與傳播；四，樂府文人之蔚起及其轉變的力量；五，音樂自身的進步；六，博得社會的同情與愛好。由這六個原因，促成了樂府文學演進的方向與生命。同時樂府文學演進的時期，也可由此而決定；漢武以前，是其萌發時期；漢武以後，是其茁長時期；魏晉六朝，是其光大發皇時期；隋唐是其蛻化時期。他的歷程，恰與社會發展史成比例，社會愈進化愈複雜，則大眾的樂府文學愈發展愈普及，成一個正比例；社會愈前退愈活躍，則廊廟的樂府文學愈退縮愈麻木，成一個反比例；完全是與社會的軌道並行不背。

2. 蛻化 前節曾經說過，樂府文學到了唐代已呈蛻化的現象了，可是蛻化的原因如何？俱備的條件是什麼？是很值得探討的；在唐時「幾成詩樂一致」，這是不不能否認的事實，而這種事實的全部，就是樂府文學發展到了頂點的結果。物極必反，事久則變，樂府文學既是經歷了很長的時間，到了極端的發展，當然要有外因或內在的變化，這個因為產生一種新的進步的繼承者出現，這是必然的事實；在公例之下，樂府文學終於要蛻化了。但樂府文學的範子頗自立，又完

全是他具有獨立的性質，所以有別於騷賦，古詩，律詩，而另外展開一層局面，自成一家的放蕩異彩，到了「詩樂合一」的環境下，也把獨立的性質失掉了。獨立的性質既失，則較化的條件完備，故樂府文學就在這種條件下而終於較化了，沁人心目，歷史悠長，位高名赫的樂府文學，於是在化合的新狀態下，戴上了一頂「詞」的金冠。

五 樂府文學的價值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樂府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要從他本身的價值來估量的。宋齊樂志說：「若夫鈞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文辭之多少，則擊乎作者之深淺，與其風俗之厚薄」。這就是說，樂府文學，是各以其思想與風俗之差異，去表現其美善的辭章出來，由此也就知道他是佔有真實的價值與文學的使命了。若再不追求詳的說，則篇幅的多少，辭句的長短，極盡其自然之妙，且音節和諧，聲調鏗鏘，詞藻富麗，其形式上已具備了美的價值；描寫故實，烘托情意，淺淡處在深沉的思想，哀與處有習俗的印象，且表現多係社會問題中的焦點——應酬的除外——處處都充滿着真實的價值；能使人樂，能使人悲，能使人奮起，適應於宗廟，適應於政府，適應於民間，且深入社會，深入人心，

隨時隨地都流傳着交響的共感性與永久性的價值。故其價值之尊重，已佔藝術之宮的精華了。

因此吾人展開文學史，足以令人眉飛色舞的就是樂府文學一部份，因為他的崇高的價值吸引的能力，足使人心目皆醉。前無後無。被文學史的組成。他是最重要的一份子，亦即是最精美的一個體兒。敘述文學史的人不能忽視它，研究文學史的人不能放過它，他不獨與漢魏而後的詩賦比肩而立，且可上追詩經楚辭的堂奧。因為它們的性質，很多類似之點，如應酬的樂府文學一類，與詩經的雅，頌是大體小異的；大衆的樂府文學一類，與詩經的國風；楚辭的九歌招魂大招，是同一範疇的，不過渾成與瑣屑的質素上，較有軒輊的差別罷了。由此可知樂府文學，在文學史上，是負着重大的使命，與整個藝術界和崇高地位的。

六 尾語

在上面這短短的敘述裏，梗概的把中國樂府的起源，範圍，類別，演進，較化及價值的各方面，畫了一個很粗淺的輪廓。因為它是由亂絲蔓草抽出來的幾股頭系，故關於最重要的樂府文學的作品與材料，均未列舉，只有俟另篇再為討論了。

文化新潮

人類的心智活動多表現於思想，而思想正是文化人主要的職能，因為他們是國家社會中之獨立思想的一部分。所謂獨立思想，即是從固定的思想公式中跳將出來，獨闢蹊徑，首先他們要有思想的勇氣，不隨俗沈浮，不對權威俯首。獨立的思想必須是自由的思想。而思想自由之沒收的保障，據古希臘政治家 Pericles 所說，還是思想者本人的勇氣。其次，他們必須有正確的思想方法與態度。現代講科

學教學的人認為在科學之學習上，具體的科學內容之知識的獲得，固然重要，但適當的科學方法之訓練，科學態度或精神之培養，也應更為重要，在個別的科學的學習與研究中所需要，所培養出來，反過來，反武斷，不輕信，講客觀，講精確，講證據，等等科學精神，應隨習慣化起來，應用於一切生活方面。

郭沫若先生的史劇（上）

虞 籍

（一）

無疑的，郭沫若先生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偉大的詩人之一。固然他的成就乃是多方面的——譬如對於古代史之科學的整理，中國古代思想之批判，文藝理論之研究……等，不過不論作什麼，沫若先生均出之以奔放豐富的情感，換句話說，都帶着濃重的詩的氣氛。尤其在他的文藝創作方面，更是如此。

郭先生自抗戰回國以來，詩的產量彷彿並不多。但他却寫下了許多個歷史劇本，這些都有着詩的特質，自然都是「詩」的。而且凡郭先生所作的劇本，也都是多方面的，說它是「話劇」，那當然，但你如果要說它是「史劇」，或者「詩劇」乃至「歌劇」，都並無不可。因為它所敘述的是歷史的故事，而且每一個劇本內都有着美妙壯麗的詩篇和歌唱。

郭先生所作的歷史劇本，據我所知，一共是六個，那就是（一）棠棣之花（二）屈原（三）虎符（四）高漸離（五）兩冠軍（六）孔雀胆。前四個的主題頗有共通之處，即是合從以反秦。這是當時六國不願意做奴隸的人民共同的意願，郭先生把它形象化了，並賦之以現實的意義。郭先生自己曾說：「關於周秦之際，余著有史劇四種：（一）棠棣之花（二）屈原（三）虎符（四）高漸離，四種共成一聯系，殆宜四種合觀，乃能得其脈通也。」

現在我們就先來研究一下這四個可以聯通的劇本，然後再附帶討論一下其他的兩個劇本。

（二）

「棠棣之花」故事的來源，主要的是根據了「史記」的「刺客列

傳」，此外郭先生還參合着「戰國策」和「竹書紀年」。這故事的時間是在戰國時代，大約是西紀前三七一年左右。當時正是瀋陽以西的「虎狼之國」的秦漸漸強大，有併吞六國（瀋陽以東的韓、魏、趙、燕、齊、楚）席捲天下的野心之時。站在六國的立場，幾乎只有兩條路可走，聯合一致（合從）才足以抵抗強秦的侵略，但可惜那時六國的上層階級，多已腐敗不堪，而一般眼光短淺的策士又都長懷強秦的武力，甚至貪圖目前的小利，而願俯首與秦親善，六國之間都互相猜忌和不信任，讓反動的親秦派在國內拍頭，這不用說，是要把六國的生命運轉向毀滅的深淵。於是一般有深謀遠慮，看得清大局的志士仁人便不得不起來抗爭了。在「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幾個劇本中展開了反秦派與親秦派尖銳的鬥爭！

「棠棣之花」的故事是描寫三家分晉以後，韓國的國君魏氏把一切的大權都交給了他的丞相俠累，而這位丞相却正是一位親秦派，並且是主張三家分晉的人，而三家分晉的結果，是削弱了抵抗野心勃勃的秦國的力量。俠累的政敵嚴仲子他反對三家分晉而且主張六國合從以拒強秦，但卻鬥爭失敗，到國外瀆陽一帶亡命，隨時企圖辦法。俠累以破壞他親秦的陰謀。這其間嚴仲子曾去拜訪了齊國的軍師淳井里的一位青年俠客馮諼，因為馮諼也是主張反秦的，此時他正與他的學生姐姪燕妾待奉着他高年的母親。嚴仲子去訪他，是希望他能出來一同活動。但他不願離開他的母親，他辭絕了。不久他的母親死了，守制已畢，在一個月明之夜，馮諼姊弟去拜訪母親（演出此劇時）馮諼準備獨自到瀆陽去探訪嚴仲子，獻身給理想，獻身給知己，他的姊姊用歌唱來替他送行，先悽涼而後慷慨，使他驚之鼓舞。不過在再要唱了悽涼的五言詩以後忽然一下就轉到了：「去吧，兄弟呀！……」的新詩的調子，在形式上似乎不大適合。（以上第一幕）到了瀆

橋邊，那是一個富有浪漫情調的地方，剛巧遇到嚴仲子和他的同志韓山堅在一家酒店裏飲酒，這時仲子才把他和俠客的往事說出，而且：「這三年來，俠累那傢伙，是愈鬧愈不成話了。他竟主張和秦國勾結，借秦國的力量來壓迫齊國和燕國，與南方的楚國爭雄……兄弟鬧騰，引狼入室，弄到現在的中原，年年爭戰，民不聊生……」

（見四一頁）接着又告訴了燕政一個消息，便是俠累要在兩幾天內，與秦國的使臣相會，地點定在東孟。秦國是想誘使韓國一同去攻魏國，並允許俠累做魏國的國君。這個消息是由韓山堅探來，他本是韓侯的侍從長，探得這個險後，趕來和仲子商討對策。於是燕政願到東孟之會去行刺，由韓山堅做嚮導。酒裏郭先生創造了酒家母女二人，女名春姑，雖然只有十七八歲，但眼光志向卻很遠大。見燕政的不凡，極爲傾心，折了一枝桃花贈別，表示愛慕之意。（以上第二幕）

在東孟之會上，燕政驚天動地的完成了他的任務，刺殺了俠累，兼及哀侯，韓山堅當場犧牲，燕政亦毀容自殺，所以無人能夠辨認他是何人。於是秦屍於市，重金徵求他的姓名和籍貫。（以上第三幕）燕政的姐姐燕姜於其弟去後，亦追到了濮陽橋，遇酒家母女，始知其弟往韓城去了。適有戲唱盲兒帶着一幼女流浪來此，他們最近經過韓城的，於是在唱了一支哀涼悲壯的「豫讓歌」之後，講出了東孟之會的故事，燕姜聽到刺客毀容自殺一節，不禁掩鼻痛哭，說死者必是他的兄弟，因為他們兄弟相像，怕連累他的姐姐，所以才毀容自殺了。但他的姐姐是不怕死的，他決定不顧一切，到韓城去一尋究竟，當酒家女知道他心上的愛人已死，便也下了犧牲的決心，與燕姜同赴韓市。（以上第四幕）他們到了韓市辨認屍首，顯是燕政，於是燕姜當即自殺，春姑受了他的勸告，留着生命去爲燕政做匿名，但却把手腕切破以明志，復爲邏者所得，當她說明了燕政的事跡後，也因流血過多而死。但她們這種精神却感動了周圍的士兵和人民，於是在大家的歌聲中，被舉行了「人民公葬」。（以上第五幕）

身以報的「遊俠」，他的殺俠累，犧牲自己，與其解釋爲報嚴仲子的知遇之感，倒不如解釋爲他自己合從反秦的思想。爲秦要把人類的命運從秦國的武力暴政之下拯救出來他不得不以自己的生命等諸鴻毛！在這一點上，本劇是表現得相當成功的。

在本劇裏，還表見了郭先生一部份的社會觀點。譬如對於濮陽橋畔如花的妓女，借了嚴仲子的嘴解釋道：「這却不是色性的問題。這些可憐的女兒們，你以爲她們是在享樂嗎？其實他們都是墮落了的人，但他們也不見得都是自甘墮落。他們的清白，任人玩弄……給那幫不識相，毫無愛情的男子玩弄，都不過是因爲生活困難，所以才陪了這步田地，把自己頂可尊貴的人品喪失了。我想假如他們家裏多得幾升米，有饒子弟少得幾個錢，天下決不會有這種悲慘的以人身來做買賣的機跡！」（第二九頁）後來又借了燕姜的嘴說：「有錢的人吃了饒頭沒事做，沒有錢的人不賣自己的女兒便吃不成饒頭。這幾年我們中原亂都鬧成這個樣子了！」（第九一頁）

在這劇內，燕姜姊弟是被寫作有着一種最深潔的感情的，所以當燕政死後，燕姜不禁悲啼道：「……啊，我真是我兄弟的魂魂呀，我兄弟一離開了我，我就成遊魂一樣了。」（第一二四頁）又說：「啊，弟弟，弟弟呀！你沒有知道你姊姊的心，你姊姊沒有你連一刻時淚也是不能活在世上的呀！我們生來是形影不離的，我就和你的影子一樣，可我不是鏡子裏面的影子呀！弟弟，我的弟弟呀！你等着我，我來陪伴你來了！」（第一二五頁）這豈到了怎樣深厚的「一種情感呢，這應該是超出了普通姊弟情感以上的一種更高的愛了！」

「棠棣之花」全劇籠罩了濃重的詩意，譬如月光如水，笛聲悠揚的燕母墓前，春風淅淅，遊人如雲的濮陽橋邊，鑿肝泣血，慷慨殺身的韓王宮中，淒涼寂寞，一燈如豆的十字街頭，成壯美，或優美，真無一處不是詩啊！而在第四幕中酒家女贈花情願的對白，實是妙筆！——行歌天涯的流浪人，蒼涼悲壯的歌聲，更使悲劇發展到頂點，即使時鐘發展到極端。過去西洋的戲劇家以爲悲劇的頂點，應在全劇的

四分之三的時候，「棠棣之花」正暗合於這個原則哩！

(三)

我自家曾經以屈原的故事做過小說題材的，所以關於處理屈原題材的困難，我似乎應該知道一些。關於屈原的身世，除了史記的屈原列傳，離騷和九章等作品本身而外，材料便更少了。至於夫人鄭袖的事蹟，郭先生又採取了許多戰國策上的記載。郭先生的「屈原」史劇，是描寫屈原初放那一天以內的事情的。

在本劇內，宋玉和子蘭都寫為屈原的弟子，開幕的時候，正值楚懷王十六年（西紀前三一三年），這時張儀已由秦來楚活動絕交的事，而懷王聽了屈原的忠言，不願和齊絕交，於是張儀便要魏國去寫懷王尋求美女，以威脅鄭袖加入了魏國的集團，來打擊反秦的領導者屈原。在第一幕內，屈原正作了「橘頌」，用「獨立」的橘樹來象徵崇高偉大的人格，即以之贈給宋玉，表示他對於宋玉是有着很深的期望的。在道裏，郭先生發表了他文學上的見解，他借着屈原的嘴道：「就拿做詩來講吧，我們年紀大了，閱歷一多了，詩便老了。在謀章布局上，在造句遣辭上，是堂皇了起來，但在思想的新鮮、純粹、素樸上，他把少年時分的情趣失掉了。這是我時時感覺發慌的事體……所以我盡力在想你們青年的人學，盡力的在想你那真純、樸實的老百姓們學，我要盡力保持着我年青時代的新鮮、純粹、素樸……」（第一七頁）這不就是郭先生對於文藝方面最正確的態度麼？郭先生又借着屈原自己來對於屈原的作品下一批判：「有許多人說我的詩太俗，太放肆了，失掉了雅頌的正聲，我是一點也不介意的。我在偏僻的學老百姓，學小孩子，當然會俗，我在偏僻的打破那種雅頌之音……」（第十八頁）正可以想郭先生的另一著作「屈原研究」對照了看，在那裏，郭先生說：「詩賦」到了楚辭，他是有意識地成就了一番偉大的革命。楚辭，特別是屈原的作品，都是經過的創作，除掉人間一篇，還多少遵守着四言的格律之外，其餘的可以說

是全部打破了……屈原，可以毫不誇張的給他一個尊號，是最偉大的一位革命的白話詩人！」不過，在「屈原」劇本內，這意思是加以具體化了。在這一幕裏，不僅在文學方面發展了他的卓識，就在歷史王並不是那麼壞的人。特別是我們楚國，本來是應該感謝他的。我們楚國，在前本是殷朝的同盟。殷紂王和他的父親帝乙，他們父子兩代費了很大的力量來平定了河南方的東南夷，周人把楚國機會強大了起來，終竟乘虛而入，把殷朝滅了。我們的祖先和宋人徐人在那時都受着壓迫，才逐漸從北邊遷到南邊來。北邊有個地方叫做楚丘，你應該知道吧！那就是我們祖先所在的地方了。假若沒有殷紂王的平定東南夷，我們恐怕還找不到地方來立腳，我們的祖先怕都化爲了周人的奴隸呢。周朝的人把殷朝滅了，自然要把殷紂王說得來特別的壞，造了些莫須有的罪惡加在他的身上……」（第二一頁）這都是極珍貴的，科學的歷史見解，它的確鑿確證了歷來對於史實的歪曲，不過作爲戲劇，這台詞恐怕是稍嫌枯燥了。接着描寫了新命，一個陰險無恥的小人，在靳尚與屈原的對話中，屈原正面的說出了他的態度和主張：「秦國素來是不講信義的國家，我們關東諸侯如不一致聯合起來，給他一個致命的打擊，他終久會成爲中原的大患。」（二六頁）

在第二幕裏，描寫了鄭袖對於屈原的陷害，陷害的方法是藉口要排演「九歌」，召屈原進宮與鄭袖一同商量。在這裏表現了鄭袖的性恪，她說：「我喜歡繁華，喜歡熱鬧，我的好勝心很強，我也很能夠嫉妬，于我的幸福安全有妨害的人，我一定要和他鬥爭，不是犧牲我自己的生命，便是犧牲他的生命。」（六一頁）又說：「我是不能夠甘於寂寞的，我要多聞花，我要多披枝葉，我要多多佔領陽光，小萍小花就讓他在我的腳下陰死，我也並不憐憫。」（六二頁）這可也真是足以令人顛倒的性格啊！接着「九歌」正開始排演的時候，鄭袖忽然說她頭暈，要倒，使一頭倒在屈原的懷中，此時懷王剛借張儀等人進來，鄭袖見懷王已見此情景，乃忽翻身用力掙脫，並高叫：「你快

放手，「你太出乎我的意外了！你還是怎樣的行爲……」（六五頁）就這廝屈原被誣陷了，懷王發了雷霆之怒，屈原被免掉了左徒之職，他悲憤的道：「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們的國王，是我們的楚國，是我們整個兒的赤縣神州呀……」（六八頁）不過郭先生把這一問題如此處理，我却是不敢十分同意的，因為這是觀察反秦兩派在政治上尖銳的大鬥爭，陷害屈原，乃是一個相當大的政治陰謀，在劇情的處理上，彷彿是應該再讓它複雜些才接近事實的，如此處理，似乎太「戲劇化」了一些。

第三幕是屈原回到家裏，一般人都把他目爲瘋子，說他「魂魂離散」，一般藝家竟來寫之「招魂」，於是楚辭裏面「招魂」的一章到這裏形象化了。這時對於屈原真能了解的，而且對於鄭袖高尚之流的誣陷表示懷疑的就只有嫫媧一人了，嫫媧是郭先生所創造的人物，把她作爲是屈原的侍女，但她却是被創得異常成功與完美的一位人物。此時的宋玉被寫得異常的卑怯和沒有骨氣，他竟以身投郢，依附子蘭去了，連屈原的僕人阿江和阿黃也說：「這兒呆不住了！」要跟着子蘭進宮去。我覺得就在這小小的地方，用出了一點小小的毛病，就是這兩個僕人對嫫媧說：「子蘭公子請我們！要把我們收進楚王宮裏去啦！」（一一〇頁）楚國的人民叫他們的國王怕絕不會叫「楚王」的吧？這雖然是很小的地方，也似乎要改過才妥當。

第四幕描寫嫫媧用外找尋屈原，遇見了河上的釣者，可是這一位釣者却正是剛才排演九歌，扮演河神的一位演員，他們是說眼見着鄭袖陷害屈原，明白真象的，他還看見到一切皆係嫫媧。接着楚王帶着鄭袖張儀出來散步，卻遇到屈原在渚畔行吟，鄭袖說屈原是瘋子，要戲弄他一番，却被屈原痛罵了張儀一頓，惹得懷王大怒把屈原送到東皇太一廟內拘禁起來，嫫媧出來揭破了鄭袖的陰謀，也被關在宮中，並且還要把她處死。河上的釣者挺身而出被關起了。

最後一幕所描寫的是嫫媧內在監內，子蘭和宋玉來責她，並且說可以放她和屈原，不過須她接受了子蘭的求愛，但嫫媧堅不答應，還罵

他們是禽獸，二人快快而去。嫫媧這種忠貞的精神，大使得守她的節上爲之感動，於是救了嫫媧一共逃去救屈原。

這時雷電交作，屈原在東皇太一廟內，對着廟內的壁畫作了許多獨白，這是把「天問」一文具體化了，在獨白中，不可否認的充滿了莎士比亞的悲劇氣氛。譬如：

「風，你咆哮吧，咆哮吧，盡力的咆哮吧！在這暗無天日的時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夢裏，都死了的時候，正是應該你咆哮的時候，應該你盡力咆哮的時候！……」

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長江，我思念那東海，那浩浩蕩蕩的波瀾呀！那浩浩蕩蕩無邊無際的偉大的力呀！那是自由，是跳躍，是音樂，是詩！

啊，這宇宙中的偉大的詩，你們風，你們雷，你們電，你們在這黑暗中咆哮着的，閃躍着的一切的一切，你們都是詩，都是音樂，都是跳舞。你們宇宙中偉大的詩人們呀，盡量發揮你們的力吧！發洩無邊無際的怒火把這黑暗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呀！

這幾乎是顛盡了詩之能事了，在這短短五幕劇中，只描寫了屈原一天的生活變化，但却包含了九歌，招魂，九章，天問許多詩篇，這真要佩服作者魄力的雄大了！

本劇一直寫到嫫媧尋找屈原，疲倦之極，誤飲了鄭袖與張儀所原的藥酒而死，（在本劇內鄭袖與張儀成了鄭袖的父親）衛士做了屈原的僕夫，準備一同逃往漢北，他們爲嫫媧舉行了莊嚴的火葬，把「橘頌」做了他的葬辭，在火光中閉幕。

本劇以「橘頌」始，以「橘頌」終，情緒却完全不同，一幕緊似一幕，真可稱得起壯美的詩篇。它爲屈原鑄成了偉大的金身，賦予了血肉，更創造了嫫媧崇高的人格，嫫媧不愧爲屈原的弟子，善美與壯身，詩的魂！

（未完）

幻想的疾病

原 作 Jeorme K Jeome
Three man is a BOAT
自 譯 波 文

我記得有一人去到大英博物院裏去翻閱一些我曾經沾染着的輕微疾病——枯草熱，我以為是。我一直看下去，我所翻到的我都看到；於是在不留意中，我被倦倦地翻着書頁，並開始懶懶的研究

普遍的疾病。我忘了那病是我所研究的第一種疾病——我想的是一些可怕的，極端痛苦的疾病。在我看了一生，預

兆「表以前，我意識到我已完全害了那種病。

我坐了一會，恐怕使我全身發冷，在漠然中，我又翻開書頁。我看到傷寒病，讀着它的症狀。我發現我已染了傷寒病。我必定已經染了好幾月還不知道！不知我還染着其他的甚麼病呢！翻開跳舞病的一頁，我滿聲着的、我又已經沾染了。我開始對我的這種特殊情況感到興趣，決心把書翻閱到底，按着字母的順序

讀到癩病的時候，我知道我正在患着癩疾。危險期將在兩禮拜後開始。繼續看到腎臟病，我發覺我已處在一種不大危險的狀態中，照這種情形看，我或者只能再活幾年了。虎列

拉我想得很重，白喉我似乎已經染了。我留心地看着了二十六個字母，我所未看病的病除了女僕肝蓋病以外，我全都害着了。

關於這，起初我感到十分痛苦。這似乎是一種奇蹟，為什麼我不害女僕肝蓋病呢？為什麼

麼這病要耐賦的保留着呢？可是，過了一會緊張的情緒稍減了，我意識到我已害了醫學上所知道的每一種病了。骨節病在我不知不覺中又攫住了我，最危險的時期也將要到了。腸子發腫病，很明顯的我從小孩子時代就染上了。腸子發腫病以後幸好我沒有其他病。所以我至此才沒有其他病害纏繞我。

我坐着，深潛思，我想，由醫學的觀點上看，我必定是一個如何有趣的人。醫學界中的至寶啊！醫學的學生，假如有了我，也不必到醫院裏去實習了。我自己就是一個醫院。他們一切的需要只須到我周圍來好了，並且，到我這裏來了以後，就可以作他們的報告了。

於是我很奇怪我怎能活得這樣長。嘗試着來研究我自己。我摸了摸我的脈博。起初我完全不能感覺到脈博的跳動。後來，忽然之間，脈博突然跳動起來。我拿出我的錶來告驗看脈博。一分鐘之內我數了一百四十七次。我又換了換我的心。我不能感到我的心臟的跳動！它已經停止跳動了。但是我不相信。我拍了拍我身體的前面——由腰際到頭，再到兩肋，並且背上我也拍到了——一小部份。但是我不能感覺到成是聽到任何東西。我又看看我的舌頭。我儘量的把它伸出來，閉上一隻眼，用另一隻眼去觀察。我僅能看見舌尖，由舌尖上我能獲得的唯一的東西是：比以前更確定的感覺到我已染上腥紅熱了。

我去到我的私人醫生處——我的一個老朋友。他聽聽我的脈博，看看我的舌頭，就毫無所

謂的談起天氣來。當我想到我是病者，醫以為想我必須把他徹底的解變過來。

「一個醫生的需要是試驗。」我說：「那他就必須有我。由我的身上，可以獲得比一千七百個只患着一兩病的普通病人所能得到的更多的經驗。」我直走到他面前看着他。

他說：「啊！你有什麼事嗎？」

我說：「親愛的，我將不多費你的時間來告訴你，我有甚麼事情，生命是短促的，也許在我的生命終了以前，你會死去。但是將告訴你我所沒有做的事。我沒有患着女僕肝蓋病！我為什麼不會染到女僕肝蓋病，我不能告訴你；但是事實存在着，我沒有患它，可是除此之外的每一種病，我都害着了。」

並且我告訴他我為何要選選一切的疾病。於是他把我拉攏，仔細的打量我，捏捏我的脈博，在不注意的時候，他突然的打在我的胸上——這種事我稱為怯懦的行為！不久以後，他又用他的頭緊貼在我的胸上。做完這些以後，他坐下來，寫了一張處方攆起來交給我，我把它放在衣袋內就走了出來。

我沒有打開過張處方。我把它拿到最附近的一家藥店，交了進去。伙計看了看便交還給我。他說他不賣這些東西。

我說：「你是一個藥劑師嗎？」
「我是一個藥劑師，假如我是一個合作社及家庭旅館的混合物，我也許可以幫助你，正因為我是一個藥劑師所以阻礙了我！」

我看處方，上面寫着：
「每六小時吃牛奶一磅，
每早晨散步十英里。
每晚十一點睡覺。
你不懂的東西，不要塞進你的腦袋去！」

懷 念

柴 燈 川

前幾天我同慈陶在一處小飲，偶然談起老同事王君，把我八年來最近才淡淡點的一個悲痛印象，又回復到意識裏，繼續磨折着我的心。夜間入睡，剛一閉上眼睛，就有一個團團的眉毛稀疏而生着許多紅疙瘩的面孔，顯現在我的面前，再也驅除不開。

大概是在抗戰開始的第二年，我在一個機關裏服務，那時因為公事忙繁，常常增加新同事。一天早上到公不久，股長領着一個青年走進辦公室來，他介紹那青年給各同事，說是新委的辦事員王××君，我同王君認識，就從那天開始。

王君是湖南人，本省師範學院畢業，那時約有廿五六歲，帶付近視眼鏡，臉色紅紅的，常帶笑容，頭髮蓬鬆，穿件舊灰呢長衫，有一兩個鈕扣，已經脫落，一雙破毛呢鞋，後跟歪在一邊，露出舊短邊的破洞，由外表看來，他自然是個不修邊幅的名士派人物。

我因為職務關係，與新同事常常接近，不幾天，我們就熟習起來，他辦完公事的時候，便常來我的辦公室旁邊，坐着談天，起初不過講些家常風物，涉世經歷之類，後來日子久了，友誼增進，對於家庭環境，思想，興趣，以及各人的抱負等比較深切的問題，也無一不談。因此我知道王君，也同我一律，家庭境況很

壞，有一段艱苦求學的歷史，而且他的性情也與我很相近，是一個平靜中和而同情心極強的人。那時我的收入很少，又在公署，除了必需參考的醫書外，別的書籍，都無力購買。王君未曾結婚，沒有家累，每月領得的薪水，除了個人必需的用費外，大部花在書上，所以他購置的書很多，我常常向他借來看。不久我介紹他認識了慕陶昆仲，偶逢星期例假，大家遇在一塊。談天說地，非常快樂，這時迴想起來，真不勝人琴之感！

王君初來的時候，雖不見得怎樣強健，但也沒有什麼病狀，過了幾個月，他漸漸的多病起來，起初他感到遍身骨節疼痛，精神短少，請中醫診治，斷為濕熱病，服了幾劑清熱利溼的藥，覺得好一點，只是不能除根，隔了些日子，又重起來。我勸他找西醫看，他照做了，但是西醫也不能斷定是甚麼病，拿了些藥水給他服，初服好像很有效，過了幾天又不行。漸漸的白眼珠發黃，腿足腫硬，手背也有些腫，寫字很為吃力。他因為化的醫藥費太多，毫無效驗，對醫生的信仰，發生動搖，那時我已經考取中醫，他便把整個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叫我詳細研究他的病源，替他盡心療治。我因為友誼難却，便毅然把這個千鈞子，挑了起來，天啊！誰知我微薄的力氣，不能夠減輕他絲

毫痛苦，辜負了他的熱望，我是怎樣的對不住良友啊！

我對於王君的病，最初也同那幾位中醫一樣，認為是濕熱病；但是治濕熱的方藥，他們都一一試過，不見生效，我自然不願意再蹈他們的覆轍，沒有別法，只好向醫書裏去找答案，參考許多醫籍，我才發覺他的病狀，有些固然與書上所載的濕熱病相同，有些又截然不同。因此我懷疑他是患的一種花柳病。有一次我把這個意思告訴他，請他對我實說，不料他答覆說：他雖然有二十餘歲，但還沒有接觸過女性，他家屬也沒有傳染這種病的嫌疑；而且即是患花柳病，那是很平常的，用不着隱諱。經他這樣解釋，驅除了我的疑心。繼續研究，結果我發覺他是患著一種現在世界上還沒有特效藥物的頑固病症——大疥瘋——我雖然知道了他的真正病根，但因為關係他的職業和面子，不便對他說穿（他的病，他自己或許明白）。每次開藥方，我都把中醫治疥瘋的藥品加進去，或者把中西醫治疥瘋的藥方寫了夾在他的書裏面，讓他去採用。我們這樣心照不宣的繼續下去，但他那頑固的惡疾，並不因我的真心好轉，仍然是走着他的舊路。他的眉毛漸漸脫落，皮膚發燥，臉上生出許多紅疙瘩，整個面像，顯出這種病特有的癩瘡來，他的悲慘

命運也就這樣無可救藥的被決定了！

王君的病一天比一天加重，他的處境也就一天比一天困難，最初是同桌開飯的同事與生厭嫌，用言語譏刺他，或者他下著的菜衆人不吃，乾脆點的就帶碟分一點菜給他。一個人在旁邊吃。後來竟弄到他到那桌坐下，那一桌的同事就一閃而散。他受了這些打擊，只好忍氣吞聲不再到食堂裏去開飯，自己出去吃小館子，在他微薄收入裏，這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但是不這樣又有什麼法呢？吃飯發生問題不久，同辦公室的同事，也怕將起來，大家都不敢接近他，竭力避免同他談話，遇有公事必須和他商討，也離得遠遠的，把頭掉在一邊，或者用手帕把嘴蒙起，這樣難堪的挫折，如果不是爲身帶疾，我想任何一個人都受不住吧？那時我因爲友誼關係，不忍心疏遠他；而且我又有個想法，認爲痲瘋的傳染，並不如想像的可怕，世上致命的傳染病甚多，大家都好像不怎樣怕，惟一提到痲瘋，就像洪水猛獸一樣，避之惟恐不及。其實痲瘋的傳染力量，比起其他的病來，是很小的，爲了過份的恐懼，往往患痲瘋的病人，怕受社會的冷熱歧視，竭力隱飾病情，以致錯過治療的機會。記得有一次，蔡陶私下問我，王君是否患這種病，我答覆他是，他說：「既然是你爲什麼敢同他接近呢？」我他告訴他我的理由，他也認爲對。不過這話只有同蔡陶說過，在同事面前，我竭力替他掩飾，否認他患着這種病。同事們以爲我是個醫

生，只要定一下，就可以決定應付他的辦法，但是他那時的境況，非常惡劣，如果我照實說出，他的位置必然發生影響，無異宣佈了他的死刑，爲了友情，我只好做一個撒謊者！

那時又發生一事，使他最感困難。原來他房東，看出了他的病況，請他遷移，推了好幾次，房東要請警察來催促，自然不能再住下去。大旅館住不起，小旅店不肯住，找了好些地方，房東一見他的樣子，就滿口拒絕。他思窮力竭再三懇託我替他想法，我不忍擊拒，費了很多力才替他找得半間木匠舖的樓房，暫且棲身，搬家那天，一個朋友都沒有只有我同妻兩個人替他照料，事後我有好幾天不放心，只要身上有點癢，就疑惑是受了傳染。

初搬來的時候，女房東很歡喜，原訂租期半年，她說只要王先生高興住，三年兩載，不成問題，不料還沒有一個月，女房東便來找我交涉了，說他的兒子就要結婚，房子不夠住，叫我告訴王君，儘一星期內找房搬出。我說：「你不是說過請王先生高興住多久就住多久嗎？」他說：「那時我兒子的婚期未定，所以才那樣說，現在要辦喜事，萬萬不能延誤。」其實我知道又是老問題發作了，甚麼兒子結婚，不過是外交辭令而已。（那時他的兒子只有十三四歲）我把他的話對王君說，王君大發脾氣，他說：「他當面說過隨我住，爲甚麼變卦起來。現在我找不着房子，就是賴着也要住下去，憑他把我的舖蓋丟出去好了。」把我夾在正

中間，兩頭响哨人，費了許多唇舌，結果住了兩個月。寫這點事，王君好像有點誤會，他搬去那點，也不告訴我，其實他那點知道我的苦衷哩！

不久我調了差，王君仍在原機關服務，有兩次他來找我，我怕同事們厭嫌他，沒有招呼他到辦公室裏面坐，只在天井中立談一會，恐怕因爲這樣他以為我有意疏遠他，以後就不再找我。接着敵機襲昆，我疏散鄉間，我們就沒有再會過面。五年前遇着一個老同事，我探問他的行蹤，說是在我調走了不久，他就脫離了那個機關，不知去向，這幾年來我遇着認識他的人都問過，總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大概他已不在昆明了。每次同蔡陶昆仲談起他來，都非常惋惜，像他這樣的好人，爲甚麼會遭此結果，孔夫子嘆冉伯牛的新人也，而有斯疾也。這兩句話，很可借來嘆他。

八年了，時光如水一樣地逝去，親愛的友人啊！你現在是孤寂地度着你苦難的餘生嗎？還是已經脫離了病痛的殘骸得到永恆的安息？我們此生或許不能再見了！但你善良高尚的人誌，却永遠地活在一般友人的心裏。

詩 三 首

弩 末

1. 遠別離

——送××入越受降

是千百萬頭顱，
是千百萬生命，
用汗血鋪成的道路，
這一段艱辛的里程。
八年了，
在幽黯的日子裏，
我們摸索着，走完
一個漫長的黑夜，
自由的空氣，
溫暖的黎明，
我們已是「五強」之一了。
剩下這
光榮的任務，
等待你們去完成。
當漢家旌旗，飄揚在雨國的受降城時，
偉大的戰士啊！
請珍愛我們這一點
「大國」的尊嚴吧。

2. 長相思

——聞××由越轉調東北「接收」

降伏了一個敵人，
又要去消滅一個敵人，
來不及向故鄉道一聲別！
你們竟走得這樣匆匆！
遙遠的征人啊！
這又一「光榮」的任務，
壓在你們的心上，
有多麼的沉重！
在那雪地冰天的關外，
可曾有綠楊為你們
傳報春訊？
也許連杜鵑的歌聲
都被砲火壓住了！
否則，爲什麼
讓「公雞」(註)長久地
伴着孤零的寂寞，
深閨裏
夜夜有長征的苦夢！
(註)每人結婚有以公雞代替新郎者

3. 粗見歡

——喜××自前線歸來行乞返里

我真不相信那
熬黑的，消瘦的，
像乞丐似的，
就是你啊！
接收，打勝仗，
應該「衣錦還鄉」，
你一身英俊，
只換來一個乞丐，
你被人家遺棄了！
但故鄉是不會遺棄你的，
歸來吧！
故鄉是母親的懷抱，
現在，你的心
可受到母親的溫暖了。
比起「光榮」的「砲灰」，
乞丐
又有什麼可恥呢？
在風塵的兩目底下，
豈不是
還有着「一團」
光明磊落的襟懷麼！

舊 夢 錄

深 巷

住在故鄉老屋的樓上，又快一月了。在這裏，不論夜間的風雨，黃昏的落照，以至樓頂的清供，庭中的花草，動輒都能引起我深度的憶念。

而每天清晨，深巷裏的叫賣聲，尤其能將我那遙遠的舊夢呼喚了回來。使我深深地沈醉在回憶之海裏，那聲音是多麼的美麗，多麼的動人回味啊！

聽，那年青的鄉婦叫賣「米麵巴巴」的調子，那白髮的老人用他那蒼涼的聲音叫賣着「太平糕，白糖涼糕」！還有那賣「水粿糕」的小販，敲着響亮的小鑼在喚着顧主了，這頗能誘惑人的金屬聲音啊！

今天早上我忽然聽到久違了的賣花聲了，這婉曼悠揚的青春女郎的聲音啊！我不禁記起了陳放翁的名句：

小樓一夜聽春雨，
深巷明朝買杏花。

這種趣味夠多麼雋永，夠多麼美妙啊！

酒清晨深巷的叫賣聲似乎還與我兒時所聽到的毫無分別，有幾個早上，當我曉夢乍醒的時候，我真彷彿仍置身在母親的懷裏，要關着

叫僕婦下樓與我買「太平糕」或「水晶糕」去了。然而，現在妻兒不是都很安靜的睡在我的身旁嗎？

啊！啊！似水的流年呀，似夢的兒時呀！一陣薄薄的輕愁環繞着我了。

昨晚的時候，我曾帶着安兒在屋後的草場上緩緩地散步，可以望得見遠遠的翠湖，在黃昏似乎更嫵媚可愛。我忽然想起了就在這廣場附近，那一塊地方是我曾經和一羣孩子板過交，打過架的，那一塊地方又是我曾經和家裏間的遊伴敲過鑼，唱過歌的。那裏的大石，是我爲了追趕一隻蝴蝶而被它絆了一交的，這裏的大樹又是我爲了探捉一隻麻雀而攀爬過它的。……然而，這一切，現在是只好讓給我的兒子或與他同輩的孩子們玩去了。

到曉來，雪白的月光灑遍了窗外的大地。我獨自坐在樓頭，傾聽着草場上的四五個兒童在玩着各樣的遊戲。

起初，他們對着中天的明月，一齊拍着手，高唱着他們慣唱的兒歌：

月亮公公，
打發雞鴨，
雞鴨滿，
架柴管，

……

筆管辣，
架柴管。

（這雖是一首僅只押韻，毫無意義的兒歌，但它却能喚起我很多的憶念。）

接着是一片「哈哈，哈哈」的滑稽的笑聲，笑過之後，他們又玩起「大姐粉白，二姐紫色，三姐巧打扮，四姐人來看，……」的玩意兒來了。

於是，逝去了的兒時的景象，又從淡淡的，輕紗似的薄霧後面一幕幕顯現了出來。

我斜倚着樓窗，不禁潸然淚下了。

瀑 布

我愛看瀑布，尤其忘不了的是騰龍觀壑的巨大的瀑布。

那奔騰澎湃，從絕高的山頂上直瀉而下，湧起了團團棉花似的波濤的大瀑布，對於一個喜歡幻想的孩子，應該發生什麼影響呢？

尤其在黃昏，爲着日光的反射，瀑布往往會顯現出若干不同的顏色，那才是奇觀哩！於是有人告訴我，在那巨大的水流上邊，有着「座玲瓏的「太極亭」那是因爲過去有富人築屋，起用山間大石，但是石起之後，却飛出了一

個美麗的「太極」，而且湧出了氾股大水。

又有人告訴我，說道大水之內，住着兩條蛟龍，守住仙草，一應求仙，並不害人，偶然出來看看，却嚇死了山中樵夫。我曾幾夜間在龍觀盛借宿過，聽着瀑布洶洶的嗚唱，生怕蛟龍又要出來，弄到不能合眼。

却後的腐衙，江山應該如故，龍觀盛即使毀了，那不舍晝夜奔流着的瀑布，大約依然在大極亭下跳躍着的吧！那大自然的力的表現者啊！那一應求仙，並不害人的兩條蛟龍應該依舊在守住他的仙草吧！那在孩子們心中存在着的神奇者啊！

南花廳

南花廳是臨海縣署幕南的一個幽靜院落，我的幼年曾經有兩年左右的時光在那裏度過。

正房旁邊種着小紅辣子一叢，還有幾株扶疏的桃樹。父親終日繪畫，晚上拿了一卷小說，在火爐旁邊的躺椅上慢慢的唸給我們聽，我對舊小說的好，大約便在這時養成了。

但更多的時候，是父母都不在家，我跑到五叔的房內，聽他講故事，他經常都泛着點紅色的臉上，這時露着微笑，越發顯得可親。於是什麼介之推在棉山焚死啦，什麼合肥的包公詞啦，……講來講去總是那麼一套，聽膩了就去找蚯蚓來作弄他，不知什麼緣故，五叔生平最怕的就是蚯蚓，但他越怕，我越要去找

來嚇他，有時趁他不注意的時候，就一下把東西丟進他的領口裏，弄到他直跳起來。

四妹這時剛會走路說話，最惹人愛，也愛跑到五叔房裏來要東西吃，五叔最喜歡的就是她。

五妹的楊奶媽也最愛和我們講故事，每到寒夜窗外風聲颯颯，貓頭鷹在樹上嗚嗚怪叫，鬼也似的。二姊和我就在她的旁邊坐下，聽他上天下地的講一些古老的傳說。聽說有一次，忽然下了從來不曾有過的大雨，陰雲密布，雷聲隆隆，原來是「青龍上天」，但却觸着了地上的穢氣，跌在田心裏，狂吼竟日，腥氣四散，後來還是虧得農民們在它的周圍焚起了稻草，爲它除去穢氣，稻草的烟變成了雲，青龍才飛去了。她又說：丈夫有一次上山砍柴，看見一段很長的木材，那真太長了！連首尾在那裏都看不到，木材上面長滿了斑斑的青苔。但等他一斧子砍下去時，那木材却動了，原來竟是一條巨蟒。自那時起，每逢大陰下雨我便以爲一定是「青龍上天」了。一看見大木材，又恐怕是蟒蛇的化身，很想用斧頭劈劈看，是不是也會動了起來。

那南花廳的月宮門內，有一座玲瓏精緻的假山，記得母親和二姊曾在它下邊醃韭菜，我拖着四妹攀登這小假山，五叔說：「小心點別把這山攀倒了！」我那時很高興，想將我的力氣真不小，連「山」都可以攀得倒！

南花廳，一別十七年了！這十七年來白雲

蒼狗的世事啊！那能令人不感慨呢？

去年掃墓，五叔和四妹的墳頭都塌了厚厚的落葉。那南花廳，經了慘烈的兵燹之後，怕也不會存在了吧！

野 花

有這麼一個時節，田野裏長滿了濃香的菜花，望過去一片金黃。寓所後園內也長滿了各種花草，放射着馨郁的香味，每逢月夜，我和二姊一同去看月中的兔兒和桂樹。

清早，我却愛和一個婢女到不遠的小山上面摘取野花，那野花的種類可真繁多，顏色可真鮮豔。清早山間小禽兒的鳴唱也真婉轉悅耳呀！

就在那時，我在山中發現了一位頭梳雙辮，穿着淡紅色衣衫的小姑娘，也在那裏找尋野花哩！他偶然回頭，啊，我更發現了他那秋水一樣的明亮的眸子。

她看見我們，含羞地一笑，接着就跑開了。我茫然地看他的背影，把野花灑滿了一地。我永遠記着那秋水一樣的明亮的眸子！

表

棹上擺着古老的「播威候」，我默默地追念着的一位先生。

在我十二歲的時候，家裏設了一座私塾，特別聘請了一位姓張的老先生來就教。張老先生那時教我讀「四書」和「左傳」。此外還

讀「詩」和對對子。

熟中同學年事最青的是姜存仁表姪，他一天只寫五個大字，讀兩行「三字經」，而且似乎終日昏昏欲睡。

張老先生對我們的管教是並不嚴的，因為他的身世相當悲慘，所以態度極為消沉。他以前清大約是曾經得過功名的，但辛亥革命以後，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替人家做「幕府」，曾經到過許多地方。後來他的老妻害病死了，他的兒子又因家庭口角，跑了出去，弄到不知所終，他登報、託人四處找尋但都毫無結果。老者飄泊了一世，就只剩下了一位親人——他的已離出閣多年的大小姐，還能給他一些安慰。他對我的期望是很切的，所以對我的講書也相當盡力，我現在閱讀古書的能力和興趣，我相信是曾經得力於那時的，暇時先生還喜歡和我講一些歷史上的故事。

但最不幸的是，就在那時，我們先生唯一的愛女又遭到了痢疾的侵襲而死亡，這可大傷了我們先生的心。他越更消極了，連教書也不大感興趣了，一天就讀我們在書房裏胡混。而且，先生漸漸的似乎有些神經失常了，常常對我們說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話，又說是他每夜都失眠，像一條魚似的，閉着眼睛睡覺。

先生本來是講理學的，這時却唸起什麼「明理經」來了，於是對我們的行動越更的不干涉了。

我那時和姜存仁立志要做「劍仙」的，

我們幻想着將來要有一座大山讓我們去藏身，那裏是長生不老的樂園，我們修鍊了本領，就到社會上來打抱不平。因為要做劍俠，所以先得學習飲酒，我們常常把酒弄到書房裏去吃，先生也不大干涉，後來被母親知道了，把酒瓶摔碎了，我們還受了很嚴重的責罰！

那時父親是最溺愛我的，母親對我的期望又太切，便常常要發生爭吵，每逢夜間母親與我談話的時候，父親就叫我躲進先生房裏去，母親是自然不便追來，於是先生的房竟成了我的一「避難所」了！

接着我進了新式的「洋學堂」，我們的家塾停辦了。先生要我去重印故業，「遊幕」去了。他臨走的時候，送了我一些「法政叢編」，此外還把他唯一的一個「播威錄」送了給我，說是留著做一個紀念。

先生去了後，還常有信來。直到我進中學的時候，他還來信，說在報上見我演講獲勝的消息，他很高興，還鼓勵我努力讀書，說是新學固然要緊，但舊學也不可全廢，叫我隨時溫習四書和左傳。

但接着來的是先生死於客中的消息！一別先生十四年了，當時一天只讀兩句「三字經」，準備和我一道去做劍仙的存仁表姪，現在也做了兩個孩子的父親了，但這「播威錄」却還依然無恙。我不知道先生的墳墓在那裏，我只有在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憶念。

曉 讀

是大哥剛從北平回來不久，我們同住在一所小樓上。大哥既還沒有什麼職業，我又恰巧是在假期。

這時他正努力在讀英文，他選修了商務印書館英文函授的課程，我又受他的勸告，選讀了中華書局的國文函授。我們又湊錢訂閱了一份開明書店的中學生，一份北新書店的青年界。

就這樣開始了我們的讀書生活。這時我們的書，真是少得出奇，我只有一部什麼「現代百科文選」，就是這麼一部書，便我認識了一些近代中國作家的名字，還知道了一些關於「五四運動」的事情；就是這麼一部書，使我對新文藝發生了興趣。

我自來就不大有早起的習慣，這時我們約定，要認真讀書，也要嚴肅的生活。於是我們兄弟兩個都一致早起，在晨光照耀中，各人帶了各人的書到翠湖去讀。

這時正是初春時候，翠湖邊上的柳條都已長出嫩芽，湖水彷彿分外明澈，我們沿着薄霧的春寒，走在一個小橋上邊坐下，然後展開書卷，放聲朗誦。大哥大抵唸的總是英文，我所唸的大多是函授學校所選的古文之類，偶或也看看新寄來的雜誌。後來又讀了點文學史方面的書籍。

我們每早都來，絕無例外，而且也總是在那固定的地方，所以連那橋下浮萍的變化，我也非常清楚。家裏的人也知道我們讀書的地方，所以每天早上都有人送酥油茶來給我們吃。

吃了之後，我們要一直讀到正午才歸家。
這樣的生活一直繼續了兩個多月，我的讀
書習慣便是這樣養成的，我對文學的興趣也便

直到現在，我們一談起聚湖晚讀的事來，
彷彿還是昨天的事情一樣呢！

三個小婦人

瑾澄

我的大腿骨摔斷了。
像一個包裹似的被送到醫院裏來，醫生給我施了特殊的治療，斷了的那支腿，是奇怪地可怕的被懸空的吊起來了。——便這樣，從冬天直吊到春天。

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天廿四點鐘，在每一點鐘每一分鐘甚至每一秒鐘裏，世事都不知經過了幾多變幻，而我却像一件被人遺忘了的甚麼物件似的，並且像伴着我喘着氣和床前的一張小桌子，絲毫都沒有移動，安定得像四壁矗立的牆壁。

然而我一向是酷愛海天和太陽的人。我羨慕的乃是大空裏閃灼的星星；縱使在日落間的一瞬，也要劃破了沉沉的夜幕；從行雲的開端，到生命的終結，那沒有絲毫衰頹的徵兆。我厭惡且痛恨的却是一潭連春風都吹不起一些折騰的死水。

生命要像一條初發源的洪流，奔流所至的地方就成了河道。

我害怕寂寞的窒息，更受不了空虛的壓迫，因此我掀起了反抗的怒潮；我要把死水吹起漣漪，我要像星光樣的燦爛，我要以烈火般的熱情來溫暖這冷峭的人間，我要把這新的環境開闢成新的河道。讓生命的流水，像過往一樣愜意而有生意的流着。

但是心靈的活動能代替肉體的活動嗎？病房真能變做樂園嗎？這却是值得懷疑的兩個實際問題。

假若地球上僅只有兩個人，一人却偶然相值了；那麼儘管他們有着多少相異之點，但總會成爲好朋友乃是當然的事。

病人的天地原只有一間小小的病房；若把這有限的小大地假想爲

地球的全部，那麼在病房裏所能見到的人，便也可視爲地球上全部的人類了。

以我這樣的性格，象以這樣特殊的環境，自然會和這小小的天地裏寥寥的但也是全部的人羣成爲了新的朋友，至少在暫時也是必然的事。

因此住院不過七八天，我也跟醫生護士同房的病人乃至照顧我們生活中一切瑣事的三個勤敏能幹而又活潑有趣的小婦人——醫院裏通稱的「人」，都弄得混熟了。尤其是三位大嫂不僅很熟，而且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我們吃飯需要他們，解便需要他們，購物跑馬也需要他們，甚至傳遞物件或洗臉漱口擦擦手之勞的小事，也離不開他們……總之病人乃是五官或四肢不甚完整乃至連神經都不大正常的人，他們的任務，即在日常生活中代替我們九間病房的病人，彌補起這些缺陷，做了這些缺陷部份所應做的工作。

三位大嫂一位姓汪，一位姓石，一位姓胡。我跟他們見面就在醫院的第一天，但汪姓弄得很清楚時，也是好幾天後的事了。初進院時，全部的精神，幾乎都用在抵抗劇烈的苦痛上面。四週的環境，實是無力也無暇顧及的；只恍惚覺得有三個着藍布短衣身量不高的女人的身影不時在眼前恍惚來往。

幾天之後痛苦雖沒有減輕，但也習慣成了自然，精力亦有剩餘，這才把他們三個個都看清楚了；不錯本體看來他們真的都是五短身軀的小婦人；石姓略高些，却不甚明顯，胡姓稍低些，也可忽略不計，總之差異是很小的。

以頭髮的式樣來分，胡嫂和汪嫂都在腦後打着圓圈的舊式的髮結，活像一塊餅子，這地鄉卜小婦人的裝束。石嫂却進步多了；頭髮早已剪去，還用着兩個好看的髮夾，遺憾的是還沒有電燙起來；但仍已經很夠城市風味了。

以臉譜來說，粗陋的看，石嫂和汪嫂都大致屬於貓臉的一型，汪嫂似乎更正統些。誰都知道貓臉即使在哭喪着，看來也是笑的，因此石嫂和汪嫂時常都是笑咪咪的。春風滿面，看來確使人舒服；偶有真正可笑的事，汪嫂更要笑得前仰後合，聲震屋瓦的。胡嫂的臉有如一個渾圓的東瓜，上面相當端正地劃上了眉目口鼻，肥肥胖胖的，直覺地會使人覺得有福氣，這樣的臉型本不一定會時常都笑着的，但却又絲毫沒有哭像，當然開上一個笑容也並不是太難的事，所以胡嫂總似乎愛笑不愛哭的，最妙的是三位大嫂笑開了嘴時，在相同的部位上都各露了一棵黃澄澄的金牙，映着光線，安閒而驕傲的閃閃發亮，看起來真是怪有趣的。

工作是晝夜不停的；三位人分成兩班，日裏兩人，夜裏一人，平分了廿四小時時間的担子；沒有星期，也沒有假日，像時鐘上來回運動着的鐘擺，像空氣中永遠不息地跳動的微塵。甚麼時候才是休息的時候呢，天知道也許是生命的盡頭吧！——病人們敲鈴的聲音與護士小姐的呼喚恰像傀儡戲中繫在傀儡身上各部份的繩索，他們就在這些繩索的牽引之下走馬燈似的運行着。

工作的班期是一個月才一換的，輪值夜班的人，就必須整整的熬過三十天漫漫的長夜，大好的太陽是不屬於他們的。……

工作在人們的夜裏，睡眠在自己的夜裏。夜！夜！這多麼可怕的兩個光明世界中的一段黑暗的距離啊！——

醫院裏每星期的星期二，照例有一次清潔大檢查。每當這檢查快要來臨的時候，院裏的各部份總要引起相當不小的震動，這真可忙壞了我們三位大。

清潔檢查的範圍雖然很大，但其注重之點似乎只在地板與門窗的

清潔，門窗是容易打理的，麻煩的就是地板。尤其麻煩的，據說就是我們這一部份油漆一半已經剝蝕了的一新特等病房——拖地板本是他們每天經常的工作，但在檢查的前一天，就必須用大草棍刷子，把九間病房一一地沖刷過，不僅只拖一拖就算了事的。這一天，他們三人是要全體出動的，四肢都匍匐在地上，浸在泥水中，額角上冒着熱氣，像三部機械似的工作着。竭盡了全身的氣力，來洗這這人間無盡的污垢，一心只希望把地板擦得像粉牆或護士小姐的制服一樣雪白；因為白色在人們或清潔檢查者的眼中，縱使不全等於清潔，但至少也是清潔的象徵。

清潔檢查的人員來了，為首的是院長和總護士長，後面跟着一大羣由醫生和護士組成的隨員。這時三位大嫂，總是屏氣凝神遠遠地跟在後面，緊張的面容，關切的眼光，很像規矩而胆小的小學生們，迫切地想預知自己的考試的成績一般。由於那卑微的地位和表情，剎那間，我彷彿覺得他們都突然年輕了十多歲似的那樣幼稚和可憐。

院長是一個矮胖的傢伙，看起來很容易人幻想到童話裏畫着的有腳的蘿蔔，鼻樑上架着一付厚得相當可以的白金絲眼鏡，對面看去只覺得鏡片裏有許多大小不同的同心圓，不大看得清楚眼珠。他一邊走一邊用廣話拌着有些廣東腔的英語滔滔不絕地講着，疑問句和敘述句似乎都用着同樣的聲調，而並不等待受話人的反應或答覆，隨員們最多只能乘他話流中稀有的間歇裏插入一兩句簡單的短句，要不就只有唯唯的承應着。每推開一間病房的門，只略略的把腦袋隨着眼光擺了一擺就彷彿甚麼都看明白似的，隨即就一連串的「好」「好」「好」「還可以」「嗯」？「嗯」地自我問答着。

總護士長是一位三十開外中等身段的女人，平板的方形面孔，不大愛講話，態度專重而嚴肅，使人很難幻想到他的笑容是怎樣的；一身雪白的制服，派氣是十足的走在院長的右邊，似乎時刻都很穩健的在保持那優越的位置。鼻樑上也架着眼鏡，鏡片裏的圈子比院長少些，但據他說他的眼光是比不戴眼鏡的入還敏銳得多的，當他第一次

出現在病室門口的時候，我彷彿覺得一陣北極的風掠過了全身。

「這就是全院裏權威最大的人了，全院的大小護士男女工友都要聽他管，他的官階抵得上一個團長啦！」汪嫂以一種虔敬而羨慕的口吻前後向我重複過三次。

清潔檢查過了，院長和護士長對各部份檢查的經過情形與最後的評語，幾乎成爲一天裏三個人談話材料的中心。

「老頭等病房得了一萬元的獎金啦！」石嫂帶着點不平之鳴的口氣說。這是我進院後第二次大檢查的事。

「爲甚麼得獎？」這是汪嫂的聲音，

「護士長說他們地板擦得漂亮，這一萬元是專獎給擦地板的小楊呢。」

「真冤枉，我們的地板不是連肥皂都用來洗了嗎？漆掉了，白的白黑的黑，看起來就總像不乾淨，還有甚麼辦法呀？」

「人家是男人當然比我們能幹些囉。」石嫂嘆息似地下了個結論，一種女性的自卑情緒和宿命論者的想法爬上了他們的心頭，於是談話寂然了。走廊上又傳來了熟耳的擦地板的聲音。

午餐的時候，石嫂給我們送飯進來拖着盛飯的木桶似在房子裏散步似走着有意地問他道：「這次你們沒有得獎品心裏不高興吧？」

她先做了一個沒有內容的笑臉隨即把頭略偏一偏再裝出一付有些不屑的神氣說道：「還算不了甚麼，一萬塊錢也做不得那樣不過要爭口氣吧了。」

「雖然聽字不多，但人還聰明。在醫院裏工作已經兩年多了，說話也很委婉動聽，而且還能做作各種的表情。這也許是工作中自然的適應少所致，抑或是多看了幾幕時裝的電影吧？我常常這樣想。」

這個年頭在電影裏的總可以學到好些東西呢，女人又似乎是較男人更富於模仿性的動物，只不過應用起來還覺得戲劇性較濃了些。但這又且特有她一人如此而已。

胡嫂對出了力沒得獎的事雖沒有具體的說了甚麼，但她是汪嫂的

姪女，她對她的這位大姊是恭恭敬敬的，並沒有因爲年齡相差不了多少的關係而把長幼之序廢棄了，她的行動是儘在規矩首是瞻的。汪嫂的上司是護士小姐，而胡嫂的直接上司呢，却還多了他這位大姊。所以他的不大高興也是很顯明的，儘管他整天的依舊是一付愛笑不愛笑的面容。

石嫂的話不錯，錢是不值甚麼的，爲的不過要爭口氣吧了；在和尚廟裏，虔誠地修持想做一個慈善的長老，爲的是爭氣。在強盜團裏殺人放火，拚命要成爲一個兇悍的盜賊，爲的也是跟同伴爭氣呵！

人們常是執迷於不同的小圈子裏，人爲的是非善惡榮辱的標準，而迷失了一切事物的本然的！

也許會有一天，人們工作所得的報酬不以人事環境的不同和知識程度的差異，而只問付出力量的多少（勿論心力或體力），那麼好些人們尤其是低級的勞動者，他們一生中所得出的力量，我覺得是絕對值得以他們體重相等的一塊黃金來作報酬的，然而他們却都在隱隱的出售着勞力，且把一切的不平或不幸都歸諸命運，來藉以寬解。三位大姊們自然也不能例外：對於一切較他們境遇略好一些的人，他們只有羨慕或稱賞，而從沒有希冀過自己有一天能達到那樣的境地。彷彿她們曾用過不同的語調表示過他們對院裏護士小姐的羨慕與讚賞，還有天真的胡某而對我在枕上看完厚本原本的書，或在紙上寫出很多很多的字，也着實虛誠的嘖嘖稱羨過好幾次，但除了羨慕與讚賞之外是不敢有甚麼「非分」的希冀的，至於比我們更幸運些的人，也許連羨慕和讚賞都不敢了。

在醫院裏，她們的月薪是比石嫂說過的「也做不得那樣的一萬幾錢」多不了幾多的，但她們之所以還勉強能活下去者，自然不能不說是爲了一筆小費的收入，錢的好處是多着呢！這是誰也不瞞不吐白的承認或會心地默認的，即便真正所謂「君子」也會把硬板的道德與孔稍放鬆和些說過「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話，由此可見，與其說不

是甚麼壞事，只要取之有道，不大傷天地之和也就罷了。

三位大嫂們雖然希望從每一個我們這一部份出院的病人身上得到少許小費，但那都隨心功德，絕沒有官場中或下江旅館裏茶房們濫竽充取的手段或醜態，至多也只不過像蜘蛛張起了網便昆蟲被獲的機會多些罷了；而做了還不過半年的胡嫂，非特連網都不會張，接到小費的時候都還有點羞人答答的。

在今天這一團糟的中國社會裏，衡量人們是非善惡的，標準是不能不相對的，把尺度放寬些的，罵了生活的逼迫找機會撈幾文小錢總不能算是甚麼天大的惡德吧，但有些人對於這些謀幾文小錢的勞動者，却斥為刁狡狡詐，苛刻的虐待，切齒的痛恨，乃至比對貪官污吏或漢奸走狗更甚，這真叫人太感不解了。

每聽到一個病人出院了，我就為她們關切着小費的多少，至於跟我同過病房的幾位病人，我甚而幾幾乎是有目的地代她們向他們訴苦（其實他們是不大訴苦的）。希圖激起了人類的同情心，俾可在離院時能給予他們比較多的實惠。但我這樣的行為，祇為的自己沒有多少錢罷了，却絕不敢比那些自鳴得意誇耀牙利齒的所謂「官傳家」們，既爲了怕死而不敢上前線，却又不甘自承退怯，偏要逞人輒道，開口抗戰閉口殺敵地刺刺不休，開明一番後方至於前方，宣傳重於硬幹的大道理。

照常理說笑容的代表，快樂正猶諸肥胖的身段，象徵着靜氣一樣，三位大嫂都時常是笑咪咪的，胡嫂甚至還兼有着有福氣的身段；所以直覺的推想，三位大嫂至少也該各有一個普通鄉下人中比較值得快樂歡喜的命運，然而事實却又不然，正如瘦子外表是甜的内心却是苦的！瘦子的肉是甜的核內却是酸的一樣！

表面的歡笑並不定就是內心的喜悅！不好訴苦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沒有苦痛的人，一旦有了機會正像湖水突然找到了出路，自然會全部傾瀉出來的。

這正是舊的新年的第二天的下午，一覺醒來已不知是甚麼時候了。

探視窗外：天空陰沉沉的似乎要下雨的樣子，狂風掠過屋頂嗚嗚的呼嘯的，街上的鞭炮正放得震天價響，然而醫院裏却像死一般的靜寂；……祇有家裏的人早上送東西來過一次之後，便甚麼探視人都沒有了。同房的病人早出院了，後繼者還沒到來，我像一個突然與地心失却了引力從地球的邊緣上滑落到另一個沒有人類甚至沒有生物的世界上去的人，被整個地球上的人們遺棄了，我感到像躺在一座古墓裏那樣的窒息和恐怖，四週找不到一件有生命的東西，我幾乎像發夢般的狂叫起來了……人呵！人呵！

我需要看見一個勿論甚麼樣的人呵！

很巧的門呀然開了，胡嫂和石嫂的面孔幾乎同時在門口出現，依舊若無其事的兩個笑咪咪面孔——一種無目的的笑。兩棵金牙齒閃閃地發光，彷彿覺得鑲在這樣愛笑的人的嘴裏真是得其所哉了。

他們是給我送晚飯來的。

「來得好呵！」我心裏才鬆了一口氣，像窒息很久的人驟然得到充分的空氣那樣舒適。像被傳架了一般我也跟他們無目的地笑了。

他兩放下食具並沒有要走的的意思，因為過年了院裏已沒有剩下太多的病人，暫時不用再像風車般的忙碌了；於是我們便東一句西一句地聊起天來：從醫院裏的一切漸漸談到家庭瑣事，我們的情緒也從輕鬆愉快漸漸趨於緊張而沉重了：

「石嫂：你的先生也在醫院裏工作嗎？」我問

「不，閒着，甚麼也不做！」回答的聲音是帶調而沉重的。

「你怎麼不動他找點事情呢？」

「怎麼不動，爲這個不知吵過多少架了，我兩年都沒回家啦！」我突然發覺他的笑容已經很勉強了，我想把談話轉向一個能使他高興些的方向，「小孩子呢？」普通跟丈夫不大要好的女人，總常把全部希望寄託在孩子身上的。

「有過着，可惜死了。」

我不覺呆了，胡嫂也不然的聽着，談話中斷了。

爲要打破這不快的沉默，我又發言了，語調和方向都換了一換。

「汪嫂滿能幹呢，他丈夫也能幹嗎？」我面對着胡嫂。

「先生早就死了。」

他倆幾乎一切出口的聲音都很平淡。

「他有一個兒子一個姑娘都很大了，兒子就在本市學手藝，今年出師了。」胡嫂一口氣說完了。

「還好還好正負相消，兒子孝順將來後福無窮啦。」我們都笑了。

「胡嫂呢？」乘着這較爲和暖的空氣，我想率興都問問吧。

「我先生早已死了。我祇有一個三歲的孩子。」聲調有幾分像開玩笑，却也有幾分悲涼，但我不敢細下辨別了。後來才知道這話是半真半假的，他先生不懂沒死，而且就住在本市，這天大給他找麻煩，是個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煙鬼，這當然跟死了差不多，他們的感情壞極了，胡嫂就爲了吵架才負氣出來自立更生的。

京京鶯花春似夢；沉沉風雨夜如年。兩個可憐的小貧婦一個可憐的小婦人呵！我心裏在想但嘴裏祇呀了一聲，不知該繼續說些甚麼好。

到那間沉寂封鎖了這小天地，三個人臉上的笑容似乎都消逝了，多事的我好像一隻魔手把能發出悅耳的幾個琴鍵一一都弄沙啞了。

三位大嫂，三個年紀祇在三十上下的小婦人，爲甚麼沒有這樣悲苦的命運呢？胡嫂石嫂都不該嫁給勤吃懶做的煙鬼，汪嫂尤不該嫁給短命郎，還是很明顯的。

上帝偶然一個錯誤的安排，幾乎是人力所料正不過來的！

獨景傷情，我不禁也聯想起近幾年來自身離奇傷痛的遭遇來：新愁舊恨恰似雨後的春潮，一陣陣湧上心頭，不覺地長嘆一聲下意识地

掙扎着把身子移動了一下位置，彷彿要擺脫了痛苦的積壓似的，我勉強地笑了笑，旋即把棉被蒙住了頭，好像說：我要睡覺了你們去吧。

房外狂風掀起了窗簾，幾乎掃翻了桌上插着一束殘花的花瓶，天色是越發顯得陰暗了。

這夜裏心緒是忐忑不安的，有如狂風暴雨裏海面上飄盪着的一葉孤舟，整夜裏都在做奇怪的夢：我夢見在嫂的兒子——一個肥頭胖臉滿結實的傢伙，已經能夠做事賺錢了，而且時代並沒有帶走了他對母親的孝心。我夢見胡嫂抱着他三歲的孩子，身上穿的簇新的紅毛絨裝；腳上穿的好看的貓頭鞋，他的先生就站在身旁可不是骨瘦如柴的煙鬼。還夢見石嫂穿着一身雪白的護士小姐的制服，同樣也抱着一個白胖胖的孩子。據說是生了不久的，先生呢？已經振作起來了，而且找到了頂好的差事，……一切的一切都按照着大團圓的幻想現了，只有關於我自己的却沒有夢見甚麼。

時間覺得像一輛極其沉重的貨車，讓一隻帶病的老牛拖著，獨行在泥濘而崎嶇的山道上，泥地被重壓而陷落痕跡也跟蹤留在我心板上，深沉痛苦的記憶一遍，然而四十多天，不四五十多年的時間總算熬過去了，斷了的腿居然漸漸好了起來，出院的日子是有把握的了。

我們這病院裏相識的一羣，正如幾輛方向不同的車子，偶然在站上相遇了，但我們終不得不分手，走上各人的途程，也猶之我們不能留住已逝的昨天，或抗拒明天的到來一樣。

天地茫茫，後會難期，那能使人不感到有點悵惘呢？！

(完了)

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他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縱爲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意。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大做。要改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揚各樣勞動，撕下那好看的假面來。

丁一魯迅

路 燈

細雨淅淅，
 道路泥濘，
 這漫長的深夜裏，
 行人稀稀疏疏的，
 那平坦的大道上，
 更顯得寂寞，
 更顯得淒涼！
 細雨淅淅，
 道路泥濘，
 這嚴冬的深夜裏，
 萬物都帶上了憂愁的氣息。
 唯有平坦的大道兩旁，
 閃爍着光明的路燈，
 更顯得美麗，
 更顯得光輝。
 細雨淅淅，
 道路泥濘，
 在這寒冷的長夜裏，
 那受不住風霜的東西，
 早已逃避了，
 只剩下了大道兩旁，
 閃爍着的路燈，
 它把光熱投射到大地，

更顯得溫暖，
 更顯得光明。
 細雨淅淅，
 道路泥濘。
 在這寂寞的長夜裏，
 我們要像路燈，
 把光明投射給黑夜行路的人。
 一步不鬆懈，
 一步不逃避，
 一直等到陽光普照大地！

慶 遠

文 化 新 潮 一 卷 · 三 期

發行人 虞 唐
 編輯者 昆明文化學會
 通訊處 昆明：五華坊十號
 新雲南叢書社轉

每册定價 新聞紙本每册壹千伍百元
 雲貴紙本每册壹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

美國的大學城——綺色佳

P J

X X :

我到美國已經整整的一個月了。我們的學校是在綺色佳 (Ithaca)。初到此地，因為忙著辦理入學的手續，總分不出時間來為你們寫信。現在一切事情都辦得稍有頭緒，多少可以抽出一點寫信的時間。今天我忽然又想起遠隔祖國的你們，無論如何，我是應該為你們寫一封信了。

「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我因平素很少遠行，不知旅途間跋涉的辛苦，這次出門，一路受盡千辛萬苦，才知道這兩句話確是經驗之談。而且離家越遠，寂寞越發加重，我們雖然一路都吃得好玩得好，享受着頂寫意的物質生活，但精神上所感受的寂寞還是無法解除，奇怪的生活習慣，陌生的面孔，這一切都使人有一種冷冰的感覺。只有在這樣的情境下家鄉的溫暖才越值得深深地回味啊！

我在綺色佳只住了三個多星期，但我對這小城卻引起了無限的愛戀。綺色佳真是一個美麗，瀟灑，安靜的大學城。全城人口不到三萬，但學生、教授及在學校裏工作的事務人員就佔了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口便是商人，農人和工人。最使我感覺驚奇的是：在這座小城裏，一共只有八個警察在維持全城治安，而在綺色佳的人們看來，竟連這八個警察也似

乎是多餘的了。

這地方，整個的城市，與其說是城市，勿寧說是一片大公園。因為牠沒有城市的缺點，但卻具備了公園的優點。在那陰鬱的樹木和鮮美的花草中間，襯托上一些小巧玲瓏的住宅，真是一幅美麗的畫面。生活在這裏，就好像進入世界外的桃源了。難怪胡適之先生在此讀書後，作了不少的文章讚美綺色佳。

人口單純，這是綺色佳的第二個特點。所以當局只派八個警察就可以維持全城的治安了。因為人口單純，所以兒沒有小偷，也沒有乞丐。商店不用關鎖的舖板，只有玻璃窗，私人的什物，很少聽見遺失的。隨便丟放都不會遺失，最多只會被不注意的人給弄壞。睡覺時，人家的門都不關鎖。我們初到這裏的第一天，因為不知道此處的情形，晚上睡覺時他把旅館房門鎖了，後來還是一個熟悉此地情形的中國同學告訴我不必鎖，鎖了反而會使房東不高興，以為你是在提防他哩，從此以後我每晚都不鎖門了。

後來我們搬到學校裏也是這樣，書籍雜誌，隨便放置，絕對不會遺失。水筆，手表，放在桌上，不鎖門，出去玩了一整天，回來時東西仍在原處。我國古時有一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仁政，今天我卻在綺色佳親眼見到了。

我想：這到不是美國官憲的仁政，主要的恐怕還是在人民都能安享樂業，既沒有飢寒的逼迫，當然就不會起偷竊之心了。

美國人民的生活，一般地說比任何國家都好。他們生活水準很高。從表面看來，一個工人和一個富商所過的生活差不多。飲食更幾乎是一樣的。有錢的人每餐都吃牛奶，工人仍然每餐吃牛奶。因為牛奶的產量多，價錢便宜，美國人把牠當水喝。在綺色佳，一瓶牛奶只賣八分錢，(一包熱包谷也要賣八分錢)比之小菜的價錢不相上下。有錢的人吸「紅吉士」，工人也一樣的吸。有錢的人普遍都有一部新汽車，工人也普遍的有一部舊汽車。從這些表面看來，不分貧富貴賤，美國人的生活差不多是一樣的。但骨子裏畢竟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說：有錢人工作的時間少，享樂的時間多，衣服也穿得很漂亮，但工人們就不可能。

美國人對我們中國人的印象，大體還好。尤其自日本投降後，他們對於中國支持了八年長期抗戰的堅苦精神，十分稱讚。但也有一些條條的糊塗蟲，自己對於中國的情形毫不了解，卻偏要對中國亂下批評。有一天，我和一個老頭子談起中國來，起初的話語尚無大礙，談多了就有許多話便我不高興。他說：

「這次大戰，恐怕只有你們中國打得最好。」

「是的，因為中國的武器粗劣，裝備簡單，所以打得不好。」我很客氣的向他解釋。

「不，我想：恐怕是沒有兵吧！」

這樁惡意的諷刺，真使我惡極了！我本想大發脾氣，但爲了尊重我們的「國格」，我也只得平心靜氣的再對他詳細的說。這種腦筋粗塗係，雖然他是在戲笑我們中國，其實他對中國的一切却毫無了解，想到這點，我倒反而覺得他的可憐了。

在綺色佳康乃爾大院的中國學生，一共有五十多人。大多數是研究院，只有我們同來的四個和另外的兩三個在大學部。這裏的中國學生大半是自費生，公費生連我們四個還不上十個人。

在這裏的中國留學生，成績很好，大家都非常用功。所謂研究工作，的確能夠切實的做到。其中也不乏以「錢金」爲名者，雖然掛名費，其實每天都只大玩特玩而已。

公費留學生和自費留學生的一切情形，比較起來，確有很大的區別，單以外歷的申請來

說，自費生可以向政府申請官價的美金，因此他們都很有錢，生活也很闊綽，自費留學生幾乎每人都有一部小汽車，上課時坐了汽車進學校，下課時再從容地坐了汽車回來。我們幾個公費生卻窮苦了。不能申請外匯，只能領取，寬的幾文公費，假使物價波動，生活高漲，我們的苦頭將更加增多了。至於每天上課，只我乘「十一號」的人力車。學校範圍內宿舍離課堂有很遠，宿舍跑到課堂起碼要半點鐘，每天眼望牆人家車去車來，又怎能不羨自費生。

我在國內時，常常以「洋派」人物自居呢；來到美國後，和人家比較起來，真又覺得可是「土派」了！好像劉老老進入大觀園，對周圍這些陌生的東西簡直是見也沒有見過，弄也沒有弄過，連手都不敢亂動一動了。有一次我到自動餐室中去吃飯，我恐怕弄不成這種「洋派」的玩意兒，事先還很小心地站在旁邊看那些美國人是怎麼動，看了一會我便照他們的方式去動。但別人的錢攤入時，東西馬上就出來，我的錢攤入時，卻不見有菜出來。那時可真窘了我東看看，西看看，站了半天依然毫無結果，後來還是一位美國人給我挾菜出來。

又有一次，同學「君」去去吃水，扭了半天不見出來，一位美國同學來了，用腳一踏，水就出來了。惹得旁邊的人一齊大笑。

美國早就進步到機械的時代，利用機械的地方真是太多太多。現在一般應用的機械，都要講究自動，偶不小心，不僅會鬧笑話，也許竟把身體打傷哩。

我每天早晨九點鐘班加速的步代跑到學校上課。每天最多只有三小時的功課，其餘的時間就在自己的房中「埋頭苦幹」。有時感到悶倦，便下樓去聽聽收音機，播放唱片。到了星期六便去大學裏「洋派」，坐著小車到處各處走走。可是多數的星期六，因為沒有去處，便只有高居「籠中」，度我的「與書爲友」的生活。

說起來又是零零碎碎的一大堆，但這只不過是初抵美國後的一點粗淺的現象，以後如果校裏的功課不太繁忙，我還想爲你們寫一些比較具體的報導。

P J 寄自綺色佳。

北平通訊

李光亮

諸友：

真抱歉，第二次給你們信，已是到北平半月多了，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天以後，才繼續乘船向北方進行，行到塘沽後，第二天乘火車，當晚八時便到目的地北平。覺得自己一向是幸運的，這次也沒有例外，幾天的旅行是順利而快樂。我乘的是招商局的一條貨船，沒有客艙，大家睡甲板，只有一片帆布遮蓋頂，海風真的不好消受，起初一夜碰到點風浪，船像搖籃似的擺起來，簡直坐臥不得，幸好以後都是大晴天，難則仍沒有同伴，而看看水鳥翻翻時寫到也自在。海，就是寂寞得可怕，長江口就幾乎看不見岸。以後幾天更只是一片碧綠大水，像世界上根本就不會有其他的什麼似的。除開那沒有蹄宿的水鳥外，海上觀日出比在西山頂更感興趣，惜乎我不會寫詩，只能在腦裏存留那幅美景了。

從塘沽到北平，乘火車大約須六小時。車子儘在無邊的平原上奔馳，每一橋樑車站旁邊小城市的坍塌中仍有哨兵在越牆中守望，顯得世界沒有被寒冷凍得更平靜。北方第一印像就是冷，我們到塘沽寒風就像冰淇淋樣，直往臉上送來。當地人都棉衣棉褲也包起來了。到北平後，而得到幾天晴天，現在窗外已是零下七八度，窗欄上小溝裏到處是冰，大家一在鬧着穿衣服燒襪子的問題，我呢，也皮帽子皮袍子皮裏鞋子皮手套的包裹起來了，我們要試試北國的寒風哩！

我們初到北平，已過黃昏，叫了一張馬車坐，北平不像上海那樣喧鬧，車子經過很遠地方，沒有見到什麼市場，而且因為冷，家家都關起門不出來了，顯得十分寧靜，我只覺得一會又過一道城門樓，一會又過一道牌樓，都是紅牆琉璃瓦，配着寬闊的馬路，家家朱漆大門，門窗寬大，一點不在乎地盤的經濟，着實有一翻風味。登長山眺望，山在城中央，前為故宮，紫禁城內數里以內全是一片紅牆琉璃瓦，這前朝的宮殿如今還是堂堂地立

在那兒，襯着它旁邊的北海中間的南海，畫欄假山，和那隨風拂，繡漢松，組成一副典型的中園畫，在這園畫中，隨便到玉帶橋上走走都似乎甚為愜意。在市場上你可以找到奇奇怪怪的中國古董先賢的字畫，精緻的雕刻，理想的美術，琉璃廠幾百戶店舖全是賣的這個玩意，這些古畫連帶着帝制的遺風便造成了今日的北平，我愛北平。然而我又似乎有滿足後的失望。北平也不過如此，而且後來我又漸漸對它嘆息起來了。北平真代表了中國，保守而墮落的舊中國啊！觀紅頂子琥珀眼鏡的遺老隨時看得見，玩蟋蟀，小鳥也遇大見盛行，人們慢吞吞地似乎大家都發老了，戲院裏許多尚未實行對號，秩序亂得一踏糊塗，大戲院裏都在唱着比昆明湖的平劇！報紙是清一色的，書刊也不多，說的話刺耳而幼稚，若不是幾個大學在點綴點綴，我真不解何以它會名震所謂文化城，怎麼它會可能是青年運動的發祥地。說到老百姓可比南方苦，他們沒米吃沒麵吃，他們吃的叫做「黃金塔」——就是包裝麵做的窩窩頭，樣子倒很像雞蛋糕，吃起來可不是味兒！大學學生也一半以上是價廉享受了，還有那要命的西北風，可以真夠人受的！軍官們倒似乎另一氣派，手邊大多不了一個被凍僵的雌貨，古普軍常常凍死人。總之，戰亂，貧窮，寒冰覆蓋了遍可憐的北方，我對祖國更加嘆息了。苦難的祖國啊！你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大平呢！可說的事不少以後慢慢談罷。

北平雲南同學之多每空前所無共可一百六七十人，我們研究院與中法大毗鄰而居，去北大亦不遠，舊日友好又復可朝夕相聚我住的地方離市場很遠，樹木蔭蔭，清春而安寧，化學所是一個四層大樓，設備甚佳，現在積極整頓約下月中可開始工作，我的居處倒頗不惡，以後準備好好讀書做事，望你們有以教我。餘再敘敬頌

時祺

光亮

龍門週刊

本市唯一新刊物

趣味萬類 報導確實 文字通俗 筆法流利 訂價特廉 印刷美麗 按期出版 並無停滯 讀者樂園 作者勝地 外埠郵速 遞寄從速

每星期六出版 訂價一元五角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華南大藥房



營業要目

 各國

著名補品

 特效

針水成藥

 最新

醫療器械

 代客

日夜配方

地址：金碧路同仁街口

長江實業銀行總行

昆明 護國路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 一四四七

活期存款

放款

匯費低廉

手續簡便

存取便利

迅速穩妥

務眼週到

定期存款

低利貸借

利息優厚

儲蓄存款

貼現

通匯地點

上海	漢口	重慶	成都
蘭州	內江	貴陽	昭通
瀘西	祿豐	石屏	姚安
嵩明	路南		

精製美觀

便利周轉

即將通行地點

南京 天津 香港

中國僑民銀行公司

信託部

(金碧路)

信託 信託 信託 信託
 保險 保管 信託 信託
 業務 倉庫 投資 存款

銀行部

(南屏街)

定期 活期 通知
 定期 活期 通知
 存款 存款 存款
 存款 存款 存款

儲蓄部

(綏靖路)

定期 活期 通知
 定期 活期 通知
 儲蓄 儲蓄 儲蓄
 儲蓄 儲蓄 儲蓄

僑胞光顧

特別優待

西南各地

皆可通匯

分公司

昭通 下關 保山 騰衝

總公司

昆明明市南屏街
 電話四〇二八

信用第一

手續簡捷

服務週到

安全至上

君欲購買

物美價廉的貨品

何不請到 ● ●

護國路南段三百七十四號

聯成行

▲五金電料百貨▼

▲貨色種類齊備▼

▲如蒙諸君賜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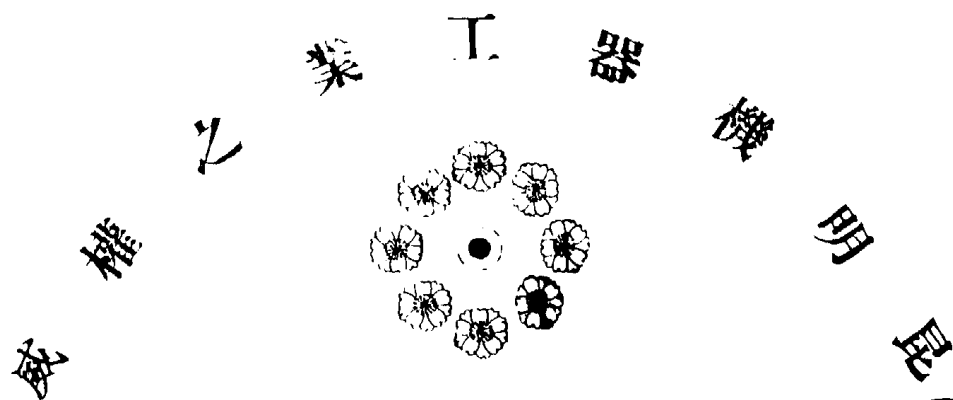
▲本行竭誠歡迎▼

全 碧 路
昆 華 醫 院 隔 壁

復 亞 電 料 行

電發售

馬承修



昆 明 機 器 廠



牌子最老信用可靠

- 一：修製各種汽車零件，
- 二：修製水管接頭零件
- 三：翻鑄硬鉛銅鐵零件，
- 四：工具、抽水機、離心機，
- 五：落地幫浦、鼓風機等
- 六：承接各種修理工作。

出品最好價錢公道

廠 址：昆 明 拓 東 路 四 七 四 號

異軍突起之：

昆華鞋廠

選擇名特聘超

貴材料★等技師

精製男★創造時

女靴鞋★新式樣

本廠大經濟美觀

出品特堅固舒適

品出廠本女精貴選

地址：正義路馬市口三〇七號

附設百貨部

龍順福服裝店

百貨歡迎 羅參觀列

集呢絨之大成

製新型的服裝

地址：正義路馬市口三一三號

雲南興文銀行

手續敏捷

信用穩固

營業要目

存款 匯兌 放款 貼現 押匯

資本雄厚

歷史悠久

總行地址：昆明南屏街八十七號
 電話掛號：〇九八一
 電話掛號：九四四一、一四二四

分行支處

昆明分行：昆明南屏街八十七號
 電話掛號：〇九八一、三九三四、二四三四

正義路辦事處：昆明南屏街八十九號

中正路一三二號

重慶分行

電話掛號：二四三四

東城大街四十四號附二號

成都分行

電話掛號：三三九三

中興路一三六號

貴陽分行

電話掛號：八二七一

西

昭通分行

電話掛號：二八七一

中正路一〇八號

宜賓支行

電話掛號：八二七一

簡

簡舊支行

電話掛號：八二七一

東大街馬子廠四號

西安辦事處

電話掛號：五八七七

中正路西段

西昌辦事處

電話掛號：八二七一

正

下關辦事處

電話掛號：八二七一

保山東路一六一號

保山辦事處

電話掛號：八二七一

北門街

曲靖轉事處

電話掛號：八二七一

盡
量
謀
顧
客
便
利

竭
誠
為
社
會
服
務

南京圖書館藏